

# 一 幕悲劇的寫實

胡也頻 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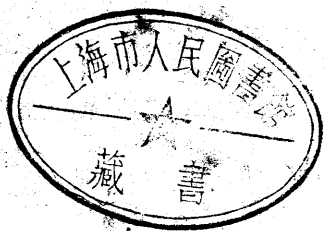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0 8199B

新文藝叢書

一幕悲劇的寫實

胡也頻作



1980

中華書局出版

# 一幕悲劇的寫實

十月二十日

我又必須搬家了。

我原來並不想搬家的；雖然我現住的房子絕不會使人特別滿意，但無論如何是沒有使我要搬的理由。我怕極了搬家。搬家多麻煩。幾年來搖蕩飄泊的生活，使得我只想安定；我實在沒有再動的力氣。一切磨難把我全生命的活力全吞融去了。所以與其說我害怕搬家，倒不如說我沒有勇氣搬家，沒有力量搬家；我真的太倦了。

何況搬家對於我還有另外的損失。我有這種毛病：在搬家之前和搬家之後，這其中的兩三個星期，我的心亂了，亂得好像我失了一切思想和感覺，我不能作一點我所應作的事——一行書看不下去，一個字也不能寫的。

因此我只想在現住的房子平平安安的住下去。縱然並沒有什麼高興的事情發生，但能够暫且讓我休息一下，多寫一點文章，則這樣類乎刻板的生活，也就算是幸福了。

然而一切的事實，都是和我的夢想——極平凡의 夢想——相悖的，即是這住處也難免如是。我想住，可是事實又使我非搬不可了。

要我搬家的自然是二房東。這位老太太也真可憐！守寡三十年所夢想的幸福全破壞無餘了——她的兒子爲了新結婚的妻子要離婚之故，跑到江西去，於是得了病，將到可危的時期了。老太太要到江西去看她這個遺腹的獨生子，不得不把這房子轉頂出去，原先這房子是爲她兒子結婚才特意租下的……

『對不起，這是退給你的房錢……』老太太說明原委之後又道，並且把未住滿的房錢退還給我。

我有什麼辦法呢？能够不給這老太太退租錢的原諒麼？或者一意的非住下去不可？我只說，『好的。』那末，便非搬不可了。

是的，我不想搬家，然而今天又是又必須搬家了。

二十一日

在馬路上到處找房子，我不知道別人所感得的是怎樣的情緒，在我，我的心實在等於受一種萬分煩惱的苦刑。自然，假使我的生活不是如此單色的窮苦，那末看房子就應當別論了。

有錢的人，且不管這錢的來源是否阻礙社會的一切進化，單憑有錢，這錢自然也不必百萬或千萬，只要有數萬元也就滿够，而這種人的看房子，不消說，和我的大不相同了。

這種人是什麼房子都可以恣意定下的，只要他喜歡。橫直上海正不乏有好洋房。可是命運使我對於許多洋房不敢仰慕，我也明白自己是沒有這種權利的，雖沒有這種權利的人並不是人間最高明的人。我所看的房子，只是別人分租的房子，我只要一間就够，讓這一間房子包括我的一切：睡覺，吃飯，讀書，寫文章，會客，……。

然而僅僅這樣一間的房子也不容易找。有許多寫着 Room to let 的

那些房子，地方是比較幽靜的，空氣也清爽，可是人家不租中國人，有的肯租中國人又故意把房價提高。至於只是中國人所住的房子呢，分租是極多的，差不多每一個弄巷口都貼有許多分租條子，然而這些房子都是用木馬桶的，好像修蓋這房子的外國人特別要使中國人天天嗅馬桶味。否則，爲什麼外國人所住的房子全有洗澡間，而中國人所住的房子便連抽水馬桶也沒有？

這馬桶味，使我回憶到住在貝勒路永裕里的時候了。在那裏，天天，準天天，從下午五點鐘起，便家家提出馬桶來，一直繼續着，洗到快天亮。我真奇怪這些洗馬桶的女人，不但並不曾厭惡這不潔的氣味，反而非常有精神的，用竹帚子一圈一圈的洗，好像感到趣味。可是我被這奇怪的軍旅——一千多個馬桶和好幾百和馬桶有密切關係的女人，都鬧得頭昏心惡，我應當相信我的肺病就是那軍旅所造成的。

既然我沒有膽子再住到那軍旅的區域去，而其他的房子又沒有資格去住，那末，這看房子所給我的刺激，我能够歸咎給誰呢？

在我的生活中，真的，只要不在馬路上到處找房子，就算是減輕了我的許多災難。

二十二日

我把房子找好了，感謝命運對於我的寬赦！

二十三日

今天我搬家了，然而並不是搬到新租的那房子去。我是搬到三馬路新惠中旅社。

這真是奇怪的事：寄居——或者說流落在上海，已經有好久了，一旦忽然住到旅館去，實在出一切人的意外。不過在我自己，對於這樣的住旅館，覺得也有點趣味，其實在趣味以外，我還有一種悄悄的喜悅，只給我自己知道地在心頭跳着呢。

自然，我把這喜悅瞞着我的瞭，我的一切全是我的瞭的，但單單把這種喜悅瞞着她，居然能不動聲色的瞞着，我有時覺得這是不應該的，可是我會立刻又無理由的原諒了我自己。



我幾次精細地分析我的這種喜悅，我不禁害怕起來，我覺得有一種新的事情將在我的全生活中發生了，而且將把我和藜的愛情生活加以破壞……。

看見我的藜特意對我的笑臉，我的心情感到慚愧似的難過。

二十四日

許多來看我們的朋友都這樣說：

『這麼，你們住到旅館來？上海不是有許多房子分租麼？馬上租好馬上就可以搬的。』

我微笑：我不願說出那緣故。

可是我的藜總替我代答，她說：

『我們租的那一間房子好極了，因為房子好，所以寧肯多花一點錢，住兩天旅館。現在人家還沒搬走。大約二十六我們就可以搬去了。』

藜真忠實。她太愛我了。她一點也不懷疑我為什麼一定要住那房子的緣故。她只相信我所說的那房子好。其實房子好能算做什麼呢，我

是因為那房子以外的東西，使得我非搬去不可的。這緣故只讓我自己知道。

藜以為我真喜歡那房子，還說：

『住到那裏，我們再也不搬了。』

我笑。我的心却暗暗的在想：我愛，住到那裏去，對你是沒有益處的。但是我究竟沒有把這意思說出來。

二十五日

我對藜說，我到第一線書店去，却悄悄坐車到法租界福履理路。這是我對於藜的第一次撒謊。

其實這個謊大可以不必撒。我不妨直說到福履理路去看看那新租的房子。不過我有點心虛，所以我撒謊，也就是這心虛的緣故。假使我不心虛，那末，我又不曾去看那房子了。

當我在福履理路下公共汽車時候，不知怎的，我忽然對於這撒謊感到難過了，彷彿我欺騙了惟一愛我的藜，一面又把我自己的人格降

低。但是我還是往前走。

我按着門鈴。那鈴聲的響，好像就是我的心的顫動。一面我又想：假使她不在家呢？……

門開了，是聽差，我不禁感到失望，這失望是非常難過的。可是從樓梯上急亂地響下來的脚步聲，又使我覺得喜悅，因為那脚步是高跟鞋子踏着樓板的聲音。

果然，一隻橙色的緞鞋出現了，接着又一隻，這是如何使得我潛然心動的東西呵！從這一雙鞋子上，我的眼睛便看到薄薄絲襪子裹着的那小腿，那黑色的裙邊，那拿着一本書的手，那胸部……那完全健康的全身的曲線。

『呵，是她！』

她笑着。她站在我面前，輕聲地說，那住在三層樓的人還沒有走。

『我知道，我不過是順路來看看。』我順口就回答，我覺得我忽然變得很會撒謊了。

『大約今天會搬走。他們昨天就住滿了。』

『那末我們明天可以搬。』

『可以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事可說了，我應該告別了，我的心便又波動起來，覺得離開這女人，太難堪了，如像走出這大門我就沒有地方走似的。

這時候她忽然問：

『請上樓去坐坐吧？』

這出我意外的招待，真的，完全使我感激了。可是我又這樣說：

『不要客氣。』

『不是客氣。』她微笑的望着我。

『好，謝謝你。以後擾你的時候很多的。』

於是我走了。剛剛走出大門外，聽見那大門關閉的聲音，我忽然對我自己生起反感了：我懊惱我為什麼拒絕到樓上去坐。我本是爲看她才來的，爲看她才在我的黎面前撒謊，可是既到了和她有談話的機

會，而且這機會還是她給與的，爲什麼又把這機會失掉？不到樓上去坐，能算是我的一種尊嚴麼？我實在不能饒恕我這樣可笑的矛盾。

然而究竟已經會見過她，並且所得的印象，正是有一種使我向前的吸力，心中也就暗暗地感着不分明的歡喜。

並且，單單爲了這歡喜的情緒，我把我的黎完全忘記了。

○

○

回到了旅館，黎問我。到第一線書店去，看見了C君沒有。這句話竟把我窘住了，我根本就沒有去。

但是我說，『他不在那裏，我只看見L。』

『和L說了什麼呢？你問他要稿子沒有？』

『沒有說什麼，我就走了。』

『那末你怎樣會去這樣久？』

『不到一點鐘吧。』

幸而黎不追究下去，她並不疑心我。我的憂心便完全輕鬆了。我抱

住她，在她的臉上吻了幾下，算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良心的赦罪。

藜以爲我吻她只是爲愛她的緣故，所以半開着眼睛低聲說：

『愛，你真愛我……』

二十六日

今天我搬家了，搬到福履理路一九六號——不是搬到充滿着魔力的地方。

從前的搬家，算是最感煩惱的事情，但是這一次，我忽然異樣，但並不現着生氣的臉，而且還有點隱不住的喜色。

藜看出我的這態度，便說：

『真奇怪，你今天會有耐心！』

我不回答。我只想：真的，我是這樣的歡喜麼？

爲避免藜再發現我的心的秘密，我長久地便把背朝着她，做着一些瑣事。我故意檢拾我的稿子……

在我偶然聽見二層樓有脚步聲音，我的心便怔沖地動了，我覺得

這動對於我有種特別的意義。

二十六日夜

「真的，我已經完全愛上她了麼？」

我一面整理着書籍，一面悄悄的想。正在這時候，一種小小的叩門聲音響起了，黎先問：

「誰呀？」

「我……」是湖南長沙的口音。

黎便偏頭來低聲問我：「是房東太太麼？」

我點一點頭。

「請進來！」黎說，就把門開了。

站在門外的果然是她。可是她並不進來，只含笑的說：

「真對不起，我下午出去了，沒有招待你們。」

「不要客氣……請進來坐一坐！」我說。

黎也歡迎她，於是她進來了，坐在黎身旁的一張大椅上。這女人，雖

說並不怎樣的打扮，但是穿着黑緞子的西裝，露着細長的，潔白的頸項，和挺挺地顯得十分豐滿的胸脯，更加那一頭鬆鬆的蓬在腦上的頭髮，真是一種了不得的攝人靈魂的美。我這時心又從平靜中波動起來了！我一看她，我就覺得在她的那一雙毫不介意而又閃耀的黑眸子之中，是擒住了我的什麼，並且我又彷彿曾得了些什麼似的。雖說我從不敢把眼光和她的眼光接觸，但是我總意識着她的眼光也不忠實，也在尋機地悄悄的瞧着我。難道她的秘密正等於我的秘密？不消說，我只願望是這樣的。

我害怕黎看出我的什麼變態，便縱力放起膽來，像招待普通的客人一樣，和她——我不願稱呼的房東太太——閒談了。

我開始說：

『這一幢房子好極了。空氣好，地方好，恐怕房東更好。』

黎望我笑。

『不見得；』她也在微笑。『房子不很壞倒是真的。』



我不禁暗暗地喜歡起來，覺得初次談話就這樣不生疏，以後自然是更親切的。一面我又奇怪我居然會說出這樣不傷大雅的趣話來。

藜便回答她：

『這房子在上海倒不見得頂好。不過房東可說不定……』

對於藜的這句話，我滿意極了，幾乎只想跑過去給她一個很長的吻，算爲這句話的酬謝。

『不要這樣說。』她望了藜和我一眼。『大家都不要客氣好了。這房子只要你們喜歡住，就永遠算是你們的。』

『謝謝你。』我說。

『那我們一定要住下去的。』藜並且問我：『你呢？』

『我麼？不讓我們住，我也要放賴的住下去。』說了，我悄悄地望了她一眼，從她的含笑中，我覺得這句話是有相當的分量的，留在她的心裏。

於是我們便幾乎很熟了，隨隨便便的亂談了許多事。但是我却沒

有膽子把話鋒談到戀愛問題。

到她走了，黎忽然問我：

『怎麼，你今天這樣高興？』便懶腰的打了一個呵欠。

我笑着。我覺得黎也是很可愛的。

我走過去，吻了她。

二十七日

我一直睡到吃中飯時才醒。張開眼來，今天是好天氣，陽光把房子照耀得怎樣的光輝呵。我的心立刻便閃動着比這陽光更鮮明的一瞬——我記起昨夜的事來了。

昨夜的印象是如此的可愛，這感覺我願意永遠留在我心裏。倘若我活着，我應該是爲了昨夜的思想的紛雜，我才重新有了生活的意義。真好，我能够不承認我已經是愛上她——已經爲她而開始顛倒了麼？是的，我只能這樣說。縱然我要說我並不曾愛上她，那末，昨夜的長時間的思想，把我的心陷落到極不平靜的境域中去，我又應該怎樣的

解釋呢？

我愛她，完全的愛，這已經是毫無可諱的事實了。因為我分析那為看見她而掀起的心的波瀾，是並無別的理由的，除了愛。

不過我一承認是真實地愛了她，我自己却又會難過起來。這使我感到難過的原因很簡單，而且是一種極明白的事實，擺在眼前，那就是她已經有一個男人佔有着她，並且藜還在愛我，而我和藜的愛情也不見有應該分裂的痕跡。

但是這難過的感覺並不久留在我心裏，我只是模糊地意識着，一瞬間便消失了。其實這事情的結局，我是不必去思慮，也不能去思慮的。即使我覺得這關係從開幕時便是個悲劇，我知道我自己也沒有去毅然中止的力量：除非我忽然覺得不愛她。

昨夜就因為想着我的愛她，差不多一整夜都沒有睡：然而這失眠却有另外的滋味。

在我張開眼不能入睡的時候，我的腦中只充滿着她的影子，我的

心帶點刺痛似的興奮着。我完全忘記我的身旁正睡着愛我的黎。想着她，彷彿覺得我的一切都是幸福的。

二十七日（續記）

我還沒有下床去，黎便問我：

『你昨夜做了什麼夢？』她並且笑。

『不知道。』我回答說，一面我覺得這話問得很奇怪。

『我都被你的夢話叫醒了。』

我暗暗嚇了一跳。雖說我想不起會做了什麼夢，但總害怕會說出什麼話來。於是我只好裝做平淡的樣子。

『一定你瞎說。』

『不相信算了。』

看着黎的神氣，我覺得那夢話於我決沒有危險的，所以我問：

『倒底說了什麼呢？』

黎却不說出，只微微笑。

『你不妨說。』我的膽子便大起來了。

『你說……還不是那一套老話？』藜似乎不好意思似的把臉偏開了。

我便故意追問她：『說，倒底是那一句？』

藜被我催促着，便走過來，在我耳邊低聲說：『你說：我愛你呵！』說了便跑開去，顯然是感着非常幸福的樣子。

這一句話給我的是什樣的感想呢？說是在夢中說出這句話來，那決不是藜的撒謊。不過這句話爲什麼說的，說給誰的，那只有我自己明白。我應該承認，在我熱烈地想念那女人的時候，並且還在氳醞着這想念的睡夢中所說的密語，那是毫無懷疑地只是屬於那女人的。那末這句話所證明的是，我是已經爲她沉迷了。可是藜却以爲這句話是說給她自己的，她還以爲我在夢中會和她接吻，擁抱，甚<sup>▲</sup>至於超乎這接吻和擁抱以上的事情，並且還因此感到幸福，感到我和她的愛情的濃烈，這真是太冤枉了。

然而我能够向藜說明這個麼？我知道，只要把這秘密說出來，藜是立刻就會發瘋的，因為她愛我已捐盡了她的一切。她自己實在什麼都沒有了，有的只是我，因此我就等於她的生命。倘若說我已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不，與其這樣說，倒不如說我宣佈她的死刑。至於我，我實在沒有把愛我的藜置於危境或死地的勇氣。我還在愛她呢。

假使我不愛藜，這事情就應當別論了。如果眞的不愛，那末，至少在我的良心方面，是減輕了許多擔負的。

現在呢，看見藜的微笑，這笑意的多少便等於我內咎的分量。

『藜，我騙了你呢！』然而這也只能在我自己的心中，感着，說着，增加我的負罪，並不能眞的說出來的。

二十八日

今天我的精神又興奮着，雖然昨夜裏又失了好久的睡眠。

昨夜裏是落了一整夜的小雨。細小的雨聲，很遠很遠的，我都聽得清白。我覺得雨聲太淒涼了。我常常爲這雨聲的吸引，便無理由的聯想

到許多不幸可悲的事實。有時竟預感着我的命運快要和這雨聲接近了。這雨真不是使人快樂的雨。

然而我的思想轉到悲觀去並不僅僅爲這雨聲的緣故。我只是想着這紛亂萬般的心境，覺得我已經在演着不可挽救的悲劇了。

假使真的是一幕悲劇，那末這悲劇的開場，我是不能負責的，應該負完全責任的只是人類的這一顆充滿着戀愛的心。

但是眼前的我的心，與其說是充滿着戀愛的心，是戀愛着黎，戀愛着那女人，倒不如這樣說，我的這顆心因了戀愛已帶着不少的辛酸了。我只要想着那女人，我的全靈魂都流蕩着生動的歡喜；但是一看到黎，我沉默了，整個的心便沉重地感到了應受的懲罰。

### 二十八日夜

在快要吃晚飯時候，我走到廚房裏去叫聽差，却忽然看見她一個人站在火爐前炒菜。

我只想裝做不會看見她似的走出去，因爲這意外的遇見，反使我

覺得有點侷促。其實我的心這時又波動了，好像有許多小生物環繞着，在心上盤旋。我只想說出我的秘密，那時時都跳躍在我靈魂中的三個字。

這時她已經知道我走進廚房了，便側過臉來，向我微微地點了頭。我只好站住。我看她，站在灶邊的她，又成了一種特別的風致，這風致是更顯得可愛的。

『美的人隨便怎樣都是美的。』我心想。

她忽然說：『你們下午出去了，是麼？』

『是的。我們到光陸去看電影。』

『近來沒有什麼好片子。』

『只是消磨時間……』

『但是看多了不很好。』

『爲什麼？』

『很傷神的。』



「不過另外也有好處。」

這句話她想了一想，便笑了，說：

「那是你們倆……」以下的話却又嚥住。

我便說到菜上去。

「你天天自己下廚房嗎？」

「不天天。」她一面把鍋裏的菠菜炒好了。

「這一盤菜一定好吃。」

「送給你一盤，好麼？」

「謝謝你。不過我不敢要。」

「爲什麼？」

「恐怕那不好吃的菜就要更難吃了。」

她不作聲。但是這樣的默而不語，我覺得比起說一百句別的話，在我的心中顯得更有意義的。我只想向她說出這隱衷，我的全身都充滿着使我說出這隱衷的彈力，可是我不會說，我所說的只是這一句話：

「你還炒別的菜麼？」

她忽然望到我，很帶點詫異的臉色。

「不。」她說，「讓聽差炒去……」便用一隻盤子把菠菜蓋上。我覺得沒有其餘的話可說了，其實我能够說什麼呢，我所想說的，完全超乎現有的關係以上，這使我只能默着了。

我走開，然而在我的心頭究竟已流蕩着一種不很光明的愉快。

## 二十九日

昨夜吃的那菠菜，真的，在我這一生的記憶中，是一件可珍愛的東西。其實那菠菜，並不特別的好吃，而且太鹹了，但是我所味覺的是菜以外的滋味。實在的，與其說我是在吃菠菜，倒不如說我是從這菠菜中想像到炒這菠菜的女人。我是從這綠綠的菜葉中看見到她了。看見到她的拿着筷子炒菜的手——那白的，柔潤的，充滿着一切誘惑的手。我更看見到其餘的東西——在我的想像中她是第一次的裸體了。

這能够怪我的褻瀆麼？只能怪她生得太美了。這女人，真是了不得

的美，尤其是在電燈光底下，更顯得她的美要奪盡男人的靈魂。她實在有這種魔力，使人不敢投降而又顛倒的。

我一想到那圓圓的，豐滿的曲線，便覺得如此發育得勻整的身體，是在那藝術品的彫刻和圖畫之中也難於見到的。但是一聯想到這身體是曾經被那個男人所佔有，而且現在還佔有着，說不定就這樣的永遠地佔有下去了，我的心便突然像受了狙擊似的創痛起來。爲我的自私，我是只願意這女人屬於我一人的，我要佔有她的一切。佔有她，而同時也讓牠佔有我，這就是我的希望，我的夢想，我的幸福。但是在事實上，我怎樣呢？除了看見她而暗暗地心動，感着歡喜或難過，這之外，我能够作什麼舉動？有一個男人把她佔有着，這不就是證明我的一切都必須停頓了麼？

不過我不能因此氣餒——不，我是不能氣餒的，一點也不能，我的——一切是受制於另外一件東西了。我愛她，這個愛就是一切的力量，它把我變成非常勇敢，使我始終要向牠作一個忠實的戰士，直到她投降爲

止。

所以我想：假使我的藜就是她，或者她就是我的藜，那末我所感得的幸福，該是怎樣呢？

### 二十九日夜

我忽然發現了一種從不會有過的感情，唉，我有了妒媿了。這妒媿的感情，是在今天的下午，無意中遇見她的丈夫時才有的。那個矮子！我從前看見他，本來是什麼感覺也沒有的，因為除了矮子外，他實在沒有什麼不同於其餘的男人。尤其是他的談話，真平常得和街旁的石頭一樣。他自己很覺得不凡的有一句話：『假使中國早就統一，財政也不至於這樣困難了！』我真不能相信他就是講着『世界經濟史』的某大學的教授。

誰說不是呢？假使他不是這樣的人物，且不說他的矮，矮得和我談話也得仰着臉，我想，我對於他的妒媿該不至於這樣強烈吧。我看見他，一看見他，便只想給他一拳，或者一脚把他踢到遠遠的，永遠不會回到

這屋子裏來。這真不是我故意的輕蔑：看他的樣子，實在像極了戲台上的丑角，或者是翠屏山那一齣舊戲中的武大郎，縱然他常常學着英國 Gentleman 的樣子。

可不是？如果他是一個能使我敬重的人，那末在我自私心的另一面，至少總不會替那女人感到憤怒一般的不平。這不平的感覺，尤其是當他們兩個站在一起的時候，我真爲那女人可憐了。她真不該和他站在一起！然而他居然佔有了她，這世界上的不平事，不是到此已超乎絕頂了麼？

真的，無論從那一方面，這矮子，他是一點也沒有可以佔有那女人的資格。我爲他設想了幾千種，終於他是不應該佔有她的，這是毫無疑義的事。

因此我自己便生了一種信心了，我承認那女人決不會愛他，愛一個如此的矮子，決不的。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這一天在我的全生活中真有一種很重要的意義。我現在把它記下來：

我起床起得很晚，睡醒時已是早上十點三十五分鐘了。因為夜裏睡得不安的緣故，張開眼來總覺得頭昏，沉沉的，如同新裝了什麼沉重的東西。其實這頭昏，我是明白的，只因為我自己儘想着那女人，躺着的，想到過分，並且還盡力想把這過分的思想拉到睡眠裏去，希望由想像變成事實，作一些荒唐的夢。然而這夢總不會圓，一次也不；我所看見的，只是那毫無具體的零零碎碎的影子，渺茫地飄來又飄去而已。這對於我神經的刺激，便是我所以頭昏的緣故。

因為頭昏，雖說是睡醒了，却依樣躺着。躺着，對於我的身體是並無益處的，因為在這輪之中，我可作的事情是緩拾那昨夜裏所恍惚見到的影子。

我正在追憶那貼在我臉上的那手心的溫熱，我願意這溫熱真實的透過我全身的血管，這時候我的驟忽然跑來了，慌慌忙忙的叫：

『快起來，快起來！』

『做什麼？』

『房東太太……』她把聲音放低了說。

呵，可憐的黎！她完全不知道我心中的秘密。她對於這房東太太還如此的坦白親切。她毫不懷疑我的心是已經被這個女人慢慢地佔有了。

『起來呀，快點！』

『有什麼事？』

『不知道……你聽！』黎把臉朝向房門去。

門上的輕輕叩門聲，便又響了一聲。

『來了來了！』黎雖然這樣說，却不去開門，只催我趕快。其實我已經很快的就把襯衫穿上了。

『沒有什麼事。』這帶笑的，清清的聲音，便在門外響進來了。『不要忙。我走了。等一等再來。』

『不要走！』藜說，可是只聽見一種含糊地回答『不』的聲浪，那樓梯上的脚步声，便證明那女人已經走了。

『都是你，』藜帶點抱怨的說，『睡到這時候還不起來，你看，人家來了又不開門，真不像樣子！』

藜的埋怨是該的，只是太輕了，我願意受她嚴重的責備。但是她那裏能這樣的忍心呢？她終於對我笑，又替我打領結……

唉，可憐的藜，她還愛着欺騙她的人呢！如果她這時知道我的全心靈是充滿着什麼，和我的心是爲了什麼而感着內咎的創痛，我想，她應該立刻就發瘋了。

可是她只感着幸福的快樂。她的這快樂的臉色，真使我難過極了。真的，說她是對我笑，反不如說她是用這笑作一種懲罰我的工具，我從這笑中真說不出我的負罪的地方。但是我不願意她這樣笑，我只想她看出我的秘密，用非刑加到我，或者她立刻愛上了別人，使我處於失戀的地位。我對於她惟一的希望也只有這一端了。



然而，雖說我對於黎是感着幾千萬的對不起，而我的心的另一部分，却依樣是追隨着那女人。因了我不會起床，以致那女人又走下樓去，對於這，我自己在暗中是懊惱萬分了。由這懊惱，漸漸的便成了恨，我恨起我自己。我承認這是我自己的過錯，我做了錯事了，所以我自怨自責的想：爲什麼不早點起來？只是睡，睡得昏頭昏腦，把機會失掉了，用什麼來賠償？

是的，用什麼來賠償呢？機會只是偶然的東西，失掉便永遠失掉了。縱然會再來，那是另一個機會。那末，這損失，我怎樣去賠償呢？用我的懊惱，用我的責備，用我的難過，或是用我對於以後機會的希望？然而這些東西都是無用的，我並不須要。我所須要的只是現實地那女人上樓了，站在房門外，叩門，進來，至於進來之時候那神態：我要用全個的心靈去捕攫她的那一雙閃光的眸子，並且從這眸子中還赤裸裸的看了她的心，被我的愛情所打擊的一顆可愛的心。

然而我的一切都完了，如同一個死人沉默去一樣，我所有的只是

那女人下樓去的脚步聲音，留在我隱痛的心之中而已。

我起床了，洗完臉之後，便藉故走下樓去，走了五次，但是終不見那爲我所迫切要見的人。

○  
下午她又上來了，並且談了許久才走去。她走了後，黎便低聲的向我說：

『房東太太好像很憂愁似的。』

我不回答，但在我的心中，我已經深深的感覺到了。

十一月一日

今天從南京來了幾個黎的朋友，她們是特別到上海來玩，所以黎就陪她們出去了。黎的朋友，在北京時也和我認識的，既然是黎的朋友，似乎我也應該請她們去玩，至少也得同她們去玩的。但我沒有去，我只單獨地躲在房子裏，我藉口說我有點頭痛。

黎是相信我的一切的，自然也不懷疑我的假病，她還不安地，抱歉

似的和我接了吻，陪她的朋友們走了。

『我如果不能回來吃飯，你就一人吃吧，委屈點……』在門邊，她還笑着作了媚態。

我自然讓藜走，甚至於希望她不回來吃飯的。我真覺得我自己的忍心了，居然對於藜變了心，欺騙着她，並且連她的一舉一動——即是嫵媚的笑態——也不怎樣動心，也不十分注意了。

其實我一個人要躲在房子裏，想來是可笑的。未必在房子裏便有了什麼機會。我自己也明白，我除了自己幻想之外，這單獨地躲在房子裏的意義，是毫無意外的歡樂的。

我並且知道：藜不在家，那女人也許更不好意思上來，那末我是把自己放到寂寞中去了。

我慢慢地便無聊起來。

我一面又想着那女人，我細細的想，覺得我愛她並沒有什麼不自然，一個男人見到一個可愛的女人就愛上了，這是應該的。我在這情感

之中，也並沒有其他不忠實的成分。如果有同戀愛的火焰同時並熾的，那只是我的苦惱，我的幻想和心的跳動了。

我自然也不異於一切男人，我相信我是和一切男人一樣的，就是我不能不希求着爲我所愛的人也同樣的愛我。於是我對於她，對於她的一切舉動上，從她給我的所有印像，我覺得她的心是動顛着，當我的眼睛看到她臉上的時候。

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恐怕我的感覺騙了我，或者我所觀察的完全偏向了，所以我想着從她的一切上，能給我一種更顯明的證明，表現着她也愛我。

我想到這裏，我的心又發熱了，好像有一種蒸氣似的，漫騰騰地噴起，使得我胸部不能平靜。

我時時都關心樓下的聲音，我的神經變成精緻了，幾乎每一種微的響動，也都聽到，却單單不見那女人的聲音。

我疑心她已經不在家裏，倘若這是真的，那末我一個人孤單單的

躲在房子裏，不是成爲更可笑的事麼？

我便按了電鈴。聽差上來了。我問：

「你們的老爺在家麼？」

「出去了。」

「太太呢？」

「在家。」

我忽然設想了一件事，說：

「這一個燈炮壞了，你說去。」

「太太在生氣呢——」

「爲什麼？」我驚詫的問。

「和老爺吵架。」

「什麼事情？」

「不知道。」

聽差走了，看着聽差走了，我忽然難過起來，自然難過的並不爲聽

差，只爲聽差帶來這不好的消息。

我立刻幻想起來了，但終想不到那吵架的情景，和爲什麼吵架。

但是我知道那女人此刻的心情一定是很感傷的，我便只想能同她見面，我自然不忍，我所愛的人有着什麼難過。

我沒有別的法子，我只能更精細的聽，我希望從聽覺中能得些什麼，但一點響動也沒有。

我的心是懸到空中了。

○

○

這真是值得我記載的，用我的真情和我的血。

我應該怎樣說呢？我經過了戀愛最初的接觸！

不消說是我看見她了，在我的房子裏。

我好像受了打擊似的聽到她上樓的脚步，而且這腳步聲走近了我的房門口。她並且叩門了。

我不知道她爲什麼叩門，我實在不及去想，我只覺得心跳，並且和

我全部思想的擾亂。

我把門開了，第一眼看到她臉上，我認出一種記號，這是一種神聖的發現：她的眼光是灼灼地閃着戀愛的光。我並且看見她有着少女似的表情。我想——終於又忍住了，反用平靜的聲調說：

『請進來！』一面笑着望着她。

『沒有什麼事。』她說，站在房門邊。

我便心想：那末爲什麼又叩門呢？

『沒有事也不妨進來坐一坐。』

她笑了一笑，便進來了。

我本來並不缺乏談話的聰明，但這時却想不出一句應談的話，似乎我的全個頭腦只堆滿我的幻想，我的新的幸福，和那些模糊的影子了。我看了她，曾看了好幾次，却總開不了口，我覺得受窘了。

她呢，她也不說話，只向書架上拿了一本書，用心似的看着。

最後還是我先說：

「前天夜裏我聽見你吹簫……」

她驚詫的看了我一眼。

「你怎麼知道？」

「當然知道。」

「不是我。」

「那一定是天上的 Angel ！」

她笑了笑。

「吹得不好。」

我本想答應她：「我已經睡不着了。」

她接着便問：

「是不是？」

「我不想說什麼意見，恐怕你會疑心我瞎說。」

「不會的。」

「好極了，並且使人睡不着。」



她睨了我一下。便笑着低頭看書。

我的心中是滿滿的裝上喜悅了，好像她幾句話和表情已使我感到幸福了。我完全忘了我還有一個用全心靈愛我的藜。

我只默默的心動着，這心動非常好過，如同被一種委婉的音樂所感動而且生了回響。

我常常看着她，最後一次和她的眼光相遇了，於是我在她的臉上看到了薄薄的晚霞的影。她趕快合了書，說：

『我喜歡這本書，雖然我只看了幾頁。』

我一看——那本書正是我新出版的一本戀愛劇。

『真的喜歡麼？』

『爲什麼這樣疑心？』

『沒有別的意思。』

『當然是真的喜歡。這本戲劇是爲女人說話的，是不是？』

我想不出回答。

她又問：

『你看過了沒有？』

我驚異了，心想，『奇怪了。她不知道就是我著的麼？』

『看過了。』我便笑着答。

『你喜歡那一篇？』

『都不喜歡。』

『不合你的見解，或者趣味麼？』

『趣味和見解倒是相同的，只是寫得不好。』

她對我看着，現出一點疑慮的神色，她覺得我這句話說得太直率而且過分了。

她又翻開書，翻了幾頁，却不看，只問：

『誰著的？』

『大約是很窮很無聊的人吧。』

『爲什麼？』

「大人物是不幹這樣事業的。」

她翻着書，忽然奇怪的叫起來了。

「呀，你真壞！」

她並且帶點受欺的神態笑着望我。

「怎麼呢？」

「你爲什麼騙我？」

她又接下說：

「我問你，你還裝糊塗。」她把書又看了一眼。

這時，我的心是完全充滿着歡樂了，所歡樂的並不在乎這書的作者被她知道，却是因爲她發覺之後的眼光，臉色，言語，她的心。在這女人面前，我真實地感到幸福了。我只想任從我的心，向她表白我的思念，我的幻想，我的無稽的夢，一個燃燒着戀愛火焰的靈魂。但我又沒有這種勇氣。我又躊躇着。我害怕唐突了她。我更恐怖着一種危險命運的判決。我只是央求似的悄悄的看着她，用發燒的眼光代替了我全部求愛的

語言。

她把書又合上了，向我看了敬重的一眼。

她說：

『送一本給我，還有麼？』

『就把這一本給你。』

她臉紅了。

『另外給我一本好了，這一本是你給——』她不好意思的把話噤住了。

於是我想，這一本書是我送給我的黎的，裏面會題有『贈給我的愛』字樣。我覺得我對於黎的愛情，又過分地留下了一個不好的記憶了。

但是我却說：

『一樣的。』說着時，我便感到這話的危險，我恐怖地偷看了她的眼色。

她不作聲，呆望了我，便沉思似的低下頭，憂愁地想着。

空間完全寂靜了。

我聽見我自己心脈的跳動，並且聽見一種聲音：

『抱住她，吻她，她已經愛你了！』

真的，這時我已認真地看出她是愛我的。假使她不愛我，一個女人決沒有在男人面前現着如此靜默的神態。她愛我，這是很分明的，只從她的畏縮的眼光中便充分地有了證據。那末，我可以做出我所任性的事情了，這事情在人的一生中不能多做的，這就是用靈魂中最真摯的聲音去向她說：

『我愛你啊！』

在我的心中，在澎湃着許多思潮中，我只想這樣說，甚至於我只想她也用同樣的聲音說：

『我也愛你啊！』

其實在她完全陷落於一種異常的情感中，現着激動的，憂愁的，半

悲半喜的神態，不就是很顯著地告訴我，她的心已被我佔據了麼？

我沒有說一句話，似乎我也不能說什麼，因為我所感得的種種是超過我所能說的。

我默着。我的心像一隻鐘擺。

她抬起頭，變成完全異樣的一種臉色了，又白，又安靜，如同得了一場大病之後的樣子。

她把書捲成一卷，而且緊緊的握着，恍若借重這用力，去制住她的心心的波動。

她說：

『我沒有快樂的。』聲音低到發顫了。

我受了這句話的感動了，全身的血沸騰着。

我立刻回答：

『快樂並不是什麼人獨有的東西，一個人在一生中都有她快樂的權利。』

「假使生來是一個壞命運呢？」

「人自己可以創造出好命運。」

她又低下頭了。

我便接下說：

「宇宙間的幸福並不比苦惱少，如果一個人能利用她的青春，能豐富地使生活有了新的意義。」

她抬起頭來看我。

「假使過去的生活真是太壞了，」她說，「這不會影響到新生活的快樂麼？」

「過去的不管牠。現在的——如果是幸福的——那就是幸福了。」

她的臉色變成黯澹了。

我說：

「至少，我願意你快樂。」

她用力的望了我，於是站起來，默默的向門外走了。

望着她的後影，我完全心傷了。我不會想到這一個女人，是如此的對於人生感着灰色的。我的心更不能安寧了。

○

○

黎回來的時候，問我還頭痛不，在家裏會做了些什麼，她只是爲關心我才這樣問的。

『頭不痛了。什麼事也沒有做，只是看了一點書。』我回答說。

二日

昨夜我長久的醒着。我覺得一種新的事件已發生了，而且發生得有點離奇。我不能安心的睡，只想着，想了許多分析不清的事情，思想雜亂極了。

在我昏昏沉沉的思想中，我時時都恍惚地看見那女人的憂愁的臉色。在白天所說的種種話，也都分明地響着——不知在耳邊還是在心裏的響。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可憐的女人，快樂的女人決不會在接觸



着戀愛時候而說出對於人生無味的話。一覺得她可憐，我便心酸了。我希望她是幸福的。只要她是幸福的，縱然犧牲了我的愛情，我也願意。我不禁對於像小孩子般睡在我身旁的黎，生起羨妒的感情，我以為黎比她享福多了——我忘了我給黎的欺騙，已把黎變成了不幸的。

我並且幻想着許多可以使她快樂的事。我覺得只要我愛她，她也愛我，幸福便在我們中間了。我甚至於只想着和她享受種種快樂的事。我想和她到西湖去。如果她願意，我便終身屬於她，為她做什麼都行的。我有時朦朧去，一眼便看見了她。在夢中，我幸福地把手放到她的頭髮上，我覺得她的頭髮又光澤又柔軟。有一次我忽然放肆了，把她放到草地上，月光照着她雪白的身體。最後我看見她的靈魂中已流蕩着我的血脈。我完全幸福地笑醒了。

我願意那些虛幻的夢景變成了事實，因此我醒着時候也還不住地心跳。我是迫切地要把我的愛情沉醉了她，如同我自己受愛情的沉醉一樣。

當我完全清白地下了床之後，我忽然有了覺悟了，那夢中的景象要成爲事實可不容易。我第一眼看見快樂的藜的笑臉，我便受了什麼責罰似的難過起來了。我忽然抱着她吻着。

『癩子！癩子！』藜一面喊，一面又把身體軟軟地輪在我手臂上了。

『愛的！』我帶點心酸的叫。

『是你的！你愛的！』藜完全心動的半閉着眼睛，一聲聲低低的說。這時候我的心真難過極了。我只想把所有的欺騙都自白出來，並且忠忠實實地告訴她昨天和那女人的經過，讓她責備我。我幾乎有了想哭的情緒。我覺得把愛我的藜丟到不堪設想的境地，我的心便受了刀刺似的痛起來。因此我把她抱得更緊。

『呀，輕點！』他細聲的說。

我還用力，似乎這用力的重輕，正等於我良心上所有的負咎。

『腰會斷啊！』她又細聲的說。

於是放鬆了手，却沉重的吻她的頰上。

她說：

「黎是你的！黎是幸福的……」

這沉醉於愛情中的甜蜜的语言，又使我加了悔過的感覺，我真想說出我的秘密了。

「黎……」我開始說。

她便愉快地閃動着眼睛，媚媚地看着我，好像我將給她什麼東西，而這東西是她所須要的，會在她的靈魂中留着一個永遠心醉的記號。於是我又制住了。我決意不說出我的秘密來。我知道我的這些過錯，如果告訴黎，立刻就會傷了她柔美的心，把她的只充滿着幸福的人生破壞了——這是不該的，也正是我的罪過。所以我寧肯爲欺騙她的那行爲與事實，我的不忠實於她的心，在我還不會忘却我的過錯之時，受盡我自己的埋怨，譴責，並且把我站在黎面前顯得一種瀆了神聖的污穢。

我的眼淚忽然滿了眼睛了，但我悄悄的把它們擦乾去，不讓黎看

見。

我把她抱到大樓上，她好像已經睡着了的樣子，身體軟軟的，眼睛疲倦地閉着，兩條白手臂垂在我肩膀後面。

我喚她：

『藜，真的醉了麼，這樣不中用的？』

她像半醒的點了兩下頭。

我又說：

『一點酒也沒有喝，就醉得這樣厲害。』

她笑了，怎樣嫵媚的笑啊。

我就在那笑渦中吻了一下。她怕癢的把臉躲到肩上去。我便說：

『還害怕麼，連次數也記不清了。』

她閃開一半眼睛，柔弱的答說：

『永遠像第一次——』

我的心真動了。

○  
○  
藜下午又和她的朋友們出去了。我又一個人留在房子裏。我本想也和藜一塊出去的，後來不知爲什麼，又說我不舒服，怕風，怕熱鬧。藜以爲我身體真的不好，便十分固執的要我莫出去。她說：

『別惹出病來——有我，你是不應該病的。』臨走時她還留下多情的笑，因爲她不好意思在許多朋友面前吻我。

這時我是只愛着藜的，真的只愛她。當她臨走時，我的心只爲她跳動着。我好像已經忘記了那女人了。

並且在房子裏，許多時候我也只想着藜的。我想她的腕，她的手臂，她的一切。我覺得藜愛我，已達到了愛情的極致，人間很少有女人能像她那樣的熱烈，又天真又深切的愛着男人的。我自己真感到值得驕傲的幸福了。我便在一張和藜合照的相片上，向她作了長久不恭敬的呆看。

的確，我是愛着藜，愛着藜，這是一點也不能否認的。

然而在我的心中，無論我曾經怎樣的懺悔，怎樣的對於蒙感到內咎的譴責，以及怎樣的爲蒙的愛情而覺得充滿了人生最有意義的快樂，終難免還留着一個影子——那女人的某一部分。

所以在聽見一種聲音的時候，這聲音是那女人的聲音，我的靈魂又立刻起了變亂，好像有一種東西忽然改進了我的人生，我變成另外一人的我了。

其實我也用過壓制力來壓制這顆心的，我曾想躲避那聲音，極力的想。但是終於又願意去聽，靜靜的聽着，這衝動，自然不是那壓制力所能够爲力的。

我忽然把一切都從我心中淡漠去，整個的心只懸於那女人的音波之中，這是一種戀愛，我已經不能否認了。

於是我又忘了我的蒙。我只想那女人了。我重新想起昨天的情景。我覺得看見她的時候，我便應該抱吻她。我的心空顫顫地只想她來到。我在一瞬間便彷彿經歷了一個世紀。我等着她幾乎是受着苦刑

了。

我幾次都以爲她上樓來了，而且斷定她還帶着幸福，但都只是我的空想。我覺得她不上樓來便等於地球上最大的冷酷。可是我不恨她——我只爲她設想了許多阻礙她上樓來的事。

我用了一種殘廢人度日的心情。

結果她真的是上樓來了，那樣慢慢的，輕輕的脚步。這脚步的聲音是響在我心坎上的，但並不痛，却把心中的情緒完全擾亂了。

我的心動着。

我急驟的想：『呀，是她！』

我的眼睛發着火光。

當她用小指頭在門上叩的響了一下，這小小的響聲，在我的心中便好像破裂了一個宇宙：一切都變樣了。

我跳起來，觸着危險物似的把門開了。

我詫異的看着她，失神地想不出一句話。

在她的臉上，那兩隻圓圓的眸子充滿了不定的光……一切都表現着漩渦於戀愛火焰中的一顆心正在跳動着。

『進來……』我終於不自然的說。

她慢慢的進來了。她安靜地坐到椅子上，一句話也不說，只默着思想着什麼。

我感到窘促的心情了。這一個女人，既然進來，却又使人無法親近的沉默着，好像她並不是爲愛情，只是爲她的憂愁才進來的。

我走到她身邊去。她淡淡的看了我一眼。

我說：

『你不快活麼？』

她微微的笑，『爲什麼？』

『看你不說話……』

她想了想又開口：『你怎樣不出去呢？』

『有我的緣故。』



「想寫戲劇是不是？」

「不，」我回答說，一面看着她，「我只想演。」

她又不作聲了。

我便把話轉了方向：

「那本戲劇，你看完了沒有？」

「看完了，」她說，「我都不喜歡。」

「本來我說過，沒有一篇寫得好的。」

「不，不是這樣。」她看着我，「我不喜歡的只是每篇的結局。」

「我也不喜歡。」

「那爲什麼要這樣寫？」

「人間的事實是這樣的。」

她害怕似的看着我。

我趕緊接上說：「不過也有例外的。」

「這樣的結局太可悲了。」

『不要緊的，你看，我明天就要寫幸福的事情了。』

『我喜歡。』

『假使完全爲你寫呢？』

她笑着，却說：

『你不怕失望麼？』

『我自然有我的勇氣。』

她不說話，只眼睛發亮地看我，好像從這眼光中要窺探我，要捕攬我，要得到我的什麼。

我的心便重新跳躍起來了。我覺得全身的血都隨着她的眼光而起了波動了。我希望——我只想一伸手便抱住她，把她從我的懷抱中縮小去，變成影子似的貼入我的身體。我是須要立刻就發生一種人生中最可貴的瘋狂事，把我自己溶化到這瘋狂中去的。

我忽然大膽地把手伸過去。

她把她的手讓我握住了，我覺得有一隻又熱，又軟，又在發顫的小

鳥在我的手中活動着。

我不知道我說出什麼話才好。

她的眼裏忽然閃起淚光了。

『爲什麼你？』我驚詫的問。

『不。沒有什麼。』

『我要你快樂。我要你爲我快樂！』

她弱弱的點了頭。

『我知道你常常不快活的，昨天你們又吵架，你又在哭。』

她慘然的笑了一笑。

『過去的可以不管它。從今天起你應該快樂了，至少在我還活着的時候。』

『不，』她解釋說，『從今天起，我是爲你好好地生活的。』

我便感動地吻了她的手。

我說：『我願意到最末的一日，我不會給你苦惱。』

她從椅子上站起來，把整個的臉軟軟的放到我胸前，眼睛不動的望着我：『我——我愛你……』並且撒嬌似的笑着。

我完全抱住她了。『我是幸福的！我是幸福的！』這聲音便隱隱地從喘氣口響在我的胸前。

我吻她的頭髮，吻她的頸項，吻她的臉，我毫不顧惜的把嘴唇落到她的身上，我嘴唇的作用只是爲吻她。

這時候我成爲這宇宙間一個新生的的人了。我迷醉地感着人生中最幸福的幸福，而這幸福便把我的藜從我的心中完全去掉了。

## 二日夜

藜回來了。她一進房門就像發了狂，跳過來抱住我，親着小孩子似的在我的臉上吻着。

我的心正在難過。我並且驚詫我所做過的事在外表上竟不留一點痕跡。

藜丟下帽子，一面不斷的說：

『愛的！你生氣麼，我去得這樣晚回來？都是她們不好，硬要我陪着，走到這裏又走到那裏，她們還不肯放我回來呢。她們說，有了愛人，就不管朋友了！多麼遠的跑來……從南京！我不管她們譏諷我，得罪了她們，我也不怕。好在她們只是開玩笑。所以我決心回來了。但是我已經出去一天了，一天，多麼長久呀！我們從不曾別過這樣久，自從那一次以後，是不是？今天你不生氣麼？一點也不麼？愛的，我愛的！』她一面說，一面動心地接着吻，一面又做出許多嫵媚的樣子。

我呢，我等於受到應懲的刑罰了。我在她的每一句話中，每一個吻中，每一種嫵媚中，便重新經過了內咎的創痛。在她熱烈愛情的表現中，那一切悔恨都深深地潛入了我的心，使我不能用巧智的遁辭來原諒我自己。

黎又接着說：

『她們真糟糕！採衣料老採不好；看看這種顏色又看那種，每一種顏色都覺得好而同時又決斷不定。我真怕死了她們這種鄉裏姑娘氣。』

你看先施公司裏面的人好多，誰個像她們那樣的儘看，看了又大家唧唧噥噥的商量，商量了又沒有結果。後來還是我替她們作主，這才每人免強強探了一件旗袍料——這才算是經過了一個難關。」

她笑着，顯得怎樣快樂，天真，柔媚。

「她們呢？」

「到美麗川菜館去了。她們不讓我回來也就是這個原因，她們要請我吃飯。」

黎想了想又說：

「她們還要我去看電影。她們說，今天卡爾登的片子很好，她們並且想看看卡爾登電影院，看看比北平的平安究竟好了多少。我謝謝她們了。同她們看電影才沒有趣味！不是麼，看電影只能同你去，愛的？」

她作了一個怪臉。

我點了頭，說：「是的。」

「那末我們今夜去？」

『什麼片子？』

『血濺鴛鴦。』

我的心頭便突然飄過了一團血色。我好像感着什麼預感了。雖說我並不會迷信，但是這一個影片的名字，實在很使我受到刺激，我甚至於有點恐怖了，如同我自己就要實驗一個不幸的可怕的事實。

我遲疑着，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我想着不去看，又怕這話說出來會打斷了黎的活潑潑的興趣。

『你想些什麼？』黎問我了。

我只好說：『想着這片子到底好不好……』

『一定好。女主角就是瑪利菲賓——我們不是已看過她的許多片子麼？』

『你想去？』

『你不想去麼？』

『想去。』我完全違背我自己的說，『我非常之想。』

她快活地眯了一下眼睛，便附在我的耳邊低聲說：

『愛的，你等着吧，回來時我又可以做許多怪樣子給你看了。』

這句話很有力量，立刻就把我久久默着的歡樂心情激動了，我便感着非常幸福的望着她。我說：

『謝謝你，但是我只許你做一個給我看，不許多，做多了我可——我忽然動心的吻了她。』

『不。我不能允許你。我一定要做許多怪樣子給你看。我不管你受不了。我並且還要做葛雷德伽波的眼光……』她柔軟得像一件綢衣似的倒在我身上了。

我能够不感到幸福麼，我這時的宇宙只是一片彩霞的影，充滿着祥光地照在我的周圍，我忘了一切我所難過和罪咎的。我說：

『我不許你學伽波的眼光，因為伽波所扮的角色都是在愛情中感到最灰心的不幸女人。我要你只做你自己的眼光，因為你——』

她搶着說『因為我——我是幸福的，是你的。』



我吻着她的頭髮。

門上響了聲音，聽差把晚飯送來了。

「吃了飯我們就去。」我一面看着錶說。

她感謝地望我笑着，其中又充滿着誘惑的。

○  
我們到了卡爾登，正是將要開演的時候。

其實在路上，那已經平靜的心少又波動了，我又悄悄地難過起來，覺得又天真又嫵媚又會撒野的黎，却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一個不幸的女人，就爲她心酸了。看着她的後影，側影，看着她時時觀顧到我的眼光，不，與其說是看到她，倒不如說是看見了一團黯澹的影。啊，包圍這影中的便是愛我的黎！我完全傷心了。但除了暗暗懊惱着我自己的行爲，不健全的戀愛觀念，以及創痛地對於黎的不敢明言的罪過，我沒有以外的方法能把我的過錯變成了光明的理由。我苦透了！我只想從我的心坎中去掉這兩種衝突的思想——愛黎又愛那女人，而又怯懦地不敢

坦然的公佈，然而這思想已是根深蒂固的思想了，不易去掉，也不能降服，只讓它自由地，伸張地糾纏着，成爲我生命中的一個癥結。這真不是一種安全！但是有什麼法子能够解決呢？我不能棄掉那女人，正如我不能不愛我的藜一樣。真的，我只能等待着，讓那無稽的命運來判斷我的災禍？我害怕了！我私心地禱祝着平安，我不願任何禍害將降落到我所愛的人……我自己也須要一種平安的，因爲我不能讓我所愛的人看見我受到什麼災禍。

所以一看到藜，我便不能自制地默默心傷了。我實在有許多的感觸，這感觸又只能使我自己更深地感到難過。我能够說什麼？一句也不能說。我只能這樣想：『不要把壞的命運給她們倆啊！』然而在這樣想着的時候，我覺得我已把人間最大的不幸給了我的藜了。

藜還不知道呢，她這時候又在無數觀衆中大膽地把全個的手臂伸來給我，並且把臉兒偏過來，低聲說：

『想什麼，想我的眼睛麼？』

我不禁地從痛苦中笑出聲音了。呀，可愛的黎！她好像還不知道宇宙間一切憂愁悲慘的事，她只知道甜甜蜜蜜的愛情，她的心是一顆比春天還美的心。我忍得把她的這顆心破壞去，流着血，戳上痛苦的記號麼？我只好這樣回答：

「不。我是想着你的脚。」

她嬌笑地把臉貼緊來說：

「我的脚什麼地方？脚後跟還是脚趾？」

「整個的脚。」

「爲什麼？」

我只好又撒謊了：「人家的都沒有你的美。」

「哦。」她撒嬌地笑聲說，「真的麼？」

「你自己看一看。」

「不，我不許你看別人的，只許你看我一人的。」

她又閃了一下媚眼。

這能够不說是一種幸福麼？我又不自覺的，從心頭飛過了一陣悄悄自喜的歡樂。

血濺鴛鴦於是開演了。

在演着這影片之中，黎總是毫不顧忌的把臉歪過來，歪得使左右的看客都帶點驚訝，我便常常爲她這大膽的嘴唇而微微受窘。這應該說是一種難得的幸福！但是我的心却不在這幸福的尋味，只被影片中的事實吸引去，縮緊地驚顫着。這影片的確是一個悲劇的影片。

黎呢，她好像並不怎樣注意這影片中的情景，似乎只藉着看電影而享受另一種我們的愛情，所以她才時時用嫵媚的眼光望我，或是用手玩着我的手臂。然而她是應該這樣的。她的人生是整個美麗的人生。她還沒有嘗過人間的一切苦難。她更是連夢想也不會想到愛情是充滿着危險性的可駭的東西。她生來到現在只是一個完整地快樂和幸福的時候。她甚至於這樣說，『無論什麼電影都是理想的，至少是失實的，它總是把人生表現得過火。』這句話在別一種意義上有一部分是

對的，但是她的意見却不在這上面，她只覺得把戀愛演成流血的結局是不對的，因為她認為一切戀愛都是充滿着光明和幸福。她的心的確是一顆亮晶晶地可愛的心的。

然而正因為藜是如此的無知，天真得使人間失掉了不幸的存在，所以我的內咎的傷，便更深地加重了。

假使藜是一個懂得世故的女人，或是會想過戀愛並不是如此可愛的乖東西，那末我不妨宣佈了所有的秘密，欺騙，以及我自己的懊惱，悔恨，和譴責。

現在我只能繼續一種無可奈何的欺騙，因為一切真情都不能讓藜知道，實在我沒有勇氣能把這悲哀放到無垢的，孩童的，純美的心上面。我，用笑臉看着我的藜，我的心是痛苦着。

我奇怪的是在藜的面前，我的笑臉竟沒有一些痛苦的痕跡，也許藜把這痕跡忽略了。唉，可憐的藜，她把複雜的人生看成單純的，除了愛情使她陶醉，她不須要別的，也沒有以外的東西能使她信仰。宇宙在她

的眼裏變成一片幸福的祥光了。

她只知道快樂。是的，她只知道快樂，所以在看着悲劇的電影，她也只學那女主角的特別動作。她看電影和一切人的看法都不同的。

我問她，『好麼，今夜的片子？』

她不說，只用眼光表示了滿意的意思。

當我們回了家，脫去外衣之後，她忽然抱住我，撒嬌似的搖着頭，把蓬鬆的頭髮散亂地拂在我的臉上，一面便快樂的笑聲說：

『愛，我告訴你，我又學會一個怪樣子了！』

我看着她，在她發狂一般的快樂中，我真說不出我所感觸的難過。

### 三日

今天藜的家裏打來一封電報，說她父親的病已到了嚴重的時期，並且這老人家時時都念着她，希望在他的死之前能和他的女兒見一次面。這消息，真不祥極了。

藜爲了她惟一剩下的父親的暮年的病，本來早就想回家去看看

的。她還沒有回去只是爲愛我的緣故。因爲我在各種情勢中都不能和她一路回去。雖然我會贊成她回去一輪，但是藜真不肯離開我，她覺得把我一人丟在上海是太忍心了。

然而這一次情形却不能不使她暫時離開我。她看到電報之後便哭了，我知道這哭的意思有一半是爲我的，於是我又想到我的欺騙上而難過起來。

『我正須回去一輪了！』她傷心的說，『但是你——唉——你在上海又可憐！』她一面落着眼淚。

我只好安慰她。我說我並不是小孩子，什麼事情都不必擔心，我可以每天寫一封信，把我一天所經過的事都報告給她，連一些頂瑣碎的事也都寫上。我還說了好些……可是她總是不放心的把眼光瞧着我，顯得很可憐的。

我呢，對於藜的回家——她的家在成都——必須有兩個月的時間，心中是紛雜着兩種情感：我覺得辛酸又覺得歡喜的。不消說，如果藜

不在我身邊，我和那女人的戀愛，自然是更加方便而且更易於瘋狂了。當黎決定了回去時候，她便突然抱住我——她從沒有像這樣用力的抱着，一面把臉龐緊緊的貼在我胸上，一聲聲的說：

『我不能離開你——是的，離開你等於我死了一半。不是麼，我們從沒有離開過。離開你真是一樁悲慘的事。愛我的，我們永遠不離開不好麼？不，人間應該沒有這樣的分離！兩個相愛的人應該永遠聚合！我現在真傷心——但是你自然也很傷心——你不要傷心好了，因為你本來可以快快活活的，你的傷心都是我給了你。可不是，如果我不離開你，如果你能夠和我同到成都去，我們不仍然是快活麼？』她仰着臉看我，眼淚溢出眼眶，連着滴下去了。

我不禁難過起來。我真不能不感到難過的。黎的回家，縱然我有了另一種原因覺得她不在我身邊是有益的，但我細細的想，又覺得我的心還不能這樣硬，因為我現在也還在愛她，並且這愛情因了她要離開我而顯得更強烈了。



於是我用力的抱住她，吻了她好幾下，我說：

『我和你一樣的，我不能離開你，愛！』

她愁愁的看了我許久。

『不，』想了之後她便說，『不可能的——唉，我們現在必須離開呵！』她說着完全是失望的樣子。

爲了她淒切的聲音，爲了她悲愁的樣子，爲了她不斷落下的眼淚，總之爲了她的愛我而不忍離開我的心情，我是感動了。我覺得藜愛我真不是平凡的愛，得一個如此愛我的藜，我應該一切都幸福了。是的，單爲了藜的愛我，在這世界上，我不會有一點缺陷，甚至於原有的缺陷也應該得到填補而感到滿足了。現在這感覺中，我忽然很沉重地傷心起來，因爲我重新想到我的秘密，又感到一種內咎了。

藜以爲我默着是不忍和她分離的緣故，反揩了眼淚笑着說：

『不要緊的，我回去頂多一個月，我們一定會每夜在夢裏相見的！』

她又吻着我。

我也向她說一些安慰的話，但是我心中說不出我的難過。

### 三日夜

自從打電報給黎的家裏說她馬上就回去之後，我們的一切全紛亂了，四周的景象是何等的黯澹而且麻木。我幾乎完全變成沉默寡言的人了。我的心總是惘惘的，這惘惘，如同我失去了一切思想的彈力。黎的心情也同我一樣的。她差不多時時都現着愁慘的臉色，和出人不在的低聲歎氣，好像她心中有許多難言的隱衷，要藉這臉色和歎氣而減少痛苦似的。

爲了這一個新的心境——非常消沉和蒼茫的心境，這一夜便變成一個失眠而使人怨恨的夜了。

本來在天黑不久，黎就傷心地落着眼淚，（她居然變成好哭了！）一面說着她的感傷，甚至於她說到做人真太苦了。她說：

『像這樣子硬要離開，倒不如抱着跳下海去……』

『一個月後就相見了。』我只好調解的說。

『你能擔保這一個月中不會出什麼意外的事麼？』

『我相信不會的。』

『總之我不放心。誰能够擔保這個人類是這樣無用，什麼東西都

可以傷害它！你能說擔保你不病？』

『好好的保養，我想不至於的。』

『倘若有別的危險呢？譬如我在路上——唉，這自然不會的，但是

萬一……』她歎了一口長氣，似乎更觸着什麼可悲的事，顯得更傷心的樣子。

其實我對於我自己，就不能相信在這一個月中不發生什麼事故，因為單單那秘密，我就無從推測究竟是怎樣的結果。然而我這時決不能對藜說，並且我認爲不對她說是應該的，因為她一知道這不幸，說不定她立刻就會發瘋，所以我只好向她說：

『一切都不會的。你的路上決不會有什麼。爲了我們兩人的相愛，

我相信所有人間的災禍決不會落到我們身上的。並且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你不要這樣疑慮。放心吧！快快活活的回去，一個月後我們又相見了。」

藜聽着却流出眼淚，終於抱着我的臉說：

「我願意我們都平安，相見的時候都是現在的樣子！」

「決定是這樣。」

她又長歎了一聲躺下去了。

當我抱着藜而慢慢地覺得她睡着的時候，我的眼淚便流出來了，但是我心中的苦楚却只能讓我自己知道：我是已經在痛苦的衝突中生活着了。

我一直看着黑的夜變成灰白的顏色。

#### 四日

我整理着藜的行裝，情緒比瑣碎的物件還雜亂，然而我終於把藜的行李也打好了，因為她這一夜就得下船去。

在我這種雜亂的情緒中，不知爲什麼，我忽然害怕起來，如同害怕一件悲慘的災禍似的。我只希望黎能够中止回去，可是這意思我不能說出，縱然說出來也無濟於事實，何況我也不忍心黎和她的父親就從此永無見面的機會。

所以我只是悄悄的預感着：黎一走便一切禍事都開頭了！

五日

我醒來，覺得今天真是好天氣，如同春天的模樣。那充足而光輝的陽光，照着黎的一張相片上，使我驚愕地看着我的床上，三年來睡在我身邊的黎已經不見了！

我的心便辛酸起來。我懊悔我留在上海。並且覺得我留在上海無論如何是太自私了。我似乎找不出單獨留在上海的理由。我覺得如果我還愛黎，是應該同她一路回去的。這樣遠的路，對於一個不常於行旅的黎，真有許多值得不放心的事。然而我讓她一個人孤孤伶伶的走了。甚至於連送她到漢口也不送，只送她到船上，這實在是極端自私的行

爲。

於是在這痛悔中便想起了和黎的臨別。那時的情調是悽慘的。雖說我不願在哭紅了眼睛的黎面前也落下我的眼淚，但是我的心却實實在在在被他什麼東西暗着，暗着像要爆裂的樣子。我很想和她說許多話，不過這許多話剛剛一想便好像很渺茫了，至於想來想去終說不出一句話。

黎常常自語的說：『我不哭了，不哭了！』但她的眼淚却依樣落着。終於她忽然躺到我身上，眼睛可憐地看着我，一面咽聲的說：

『你愛我——你自然愛我，你不要忘記天天寫信，把什麼事情都寫上，寫得越瑣碎越好。』

『是的，我把吃幾碗飯都對你說。』我撫摩着她的頭髮。

『那當然。』她興奮的說，『還有許多不要緊的，你都對我說，我要像在你身邊一樣的知道你一天做了什麼。』

『放心吧！』

『我自然放心——唉，我們的離開只能這一次，如果有第二次，那我一定在離開之前便心傷死了。』

『我也不能再離開你。』

『真的麼？』她忽然驚喜的問。

『你以為我們離開，我不難過麼？』

『不，我不是這樣意思。』

『真的，這一次已經够受了。』

她想了一想忽然說：

『我來的時候先打一個電報給你，你就到漢口來接我——不，不必到漢口，就在上海碼頭上接我好了。』

『還是到漢口接你去——』

『留一點錢在上海用吧。』

『橫直用不了多少錢。』

『這一次路費就够多了，今年一年也還不了人家的賬。』

『朋友們的，不還不要緊。』

『你不要太苦，少譯一點文章好了，不要過十二點就得睡去。』

『是的。』

藜還說了許多，一直到我站在碼頭上的時候，我還聽見她低弱的聲音：

『天天寫信……寫得越瑣碎越好！』

對於藜，這時除了可憐她，如果我能夠說，便是我希望她不要這樣熱烈的愛我，因為我已經值不得這樣愛的一個欺騙她的人了。

#### 五日夜

想着藜，完全只想她，我一直開着眼睛經過了一個永遠又像是剎那間的夜。我仍然是懊悔的！

#### 六日

自從藜回去，我的生活變成一種蕩蕩無主的生活，對於一切都覺得空虛，似乎是藜把我生存的意義全帶走了。



我昏沉着，如同沒有思想也沒有感覺的。

我也忘了那個女人。

七日

我今天才寫信給黎，雖然失了天天寫信的約，但是信寫得很長，把這兩天的無聊生活完全寫進去了，差不多寫了兩萬多字。最後我忍不住讓眼淚流到信箋上了。

「真的，我須要你呀，黎！」

八日

爲了振作我自己，我計劃着寫一篇戲劇，可是我總想不好，甚至於連人物的姓名也想不妥當。於是我覺得更加煩惱了。

如果黎在我身邊，我認爲我不至於變得如此的消沉。

黎真是我一切的須要！

九日

這一天，算來是一個星期了。黎離開我，同時也就是我忘記了那個

女人，而她也好像疏遠了我。

當我忽然又聽見了她的聲音，這聲音真確確實實的落到我的心坎上，衝動了我已經平靜的情感，使我又重新意識着我曾經發生過的一切。對於這樣突然的襲擊，我完全愕然了，因為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置我自己才好，才不至於大家陷落到不可救拔的悲苦中去。然而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愛她。縱然爲了黎回去的緣故把她忘記了，但這不能證明我並不愛她，如果能證明，則這時候聽她的聲音，就不應當感着異樣的激動了。

所以我害怕，却又悄悄的歡喜着，而且盼望她上來。

### 九日夜

我剛剛寫完了給黎的信，我便聽見一種輕輕的脚步聲音，我的心便跳躍起來。

『是她！』我恍惚的想。

她一步一步的上來了。當她扭開房門，我忽然發呆了，痴痴的站着，

好像失了知覺似的。

她進了房門，看了四周一下，便飛一般的跳過來抱住我，一面吻我的臉，一面說：

『我真像有好多多年沒有看見你了，雖說剛剛一星期。你想我到什麼地方去見鬼！我同他到南京去，看他伯伯的病。你生氣麼？我沒有告訴你。其實我沒有法子告訴你，因為你那天一整天都不在家。在我臨走時，我只想你回來。我想你知道我走了一定會生氣的。你真的生氣麼？枉我！我到南京之後，便想寫一封信給你，但是那裏的人多，並且我又有別的顧慮，所以終於沒有寫。我真苦極了！這一個星期日子簡直是一生的磨難，我覺得我受了幾千年的罪。我不撒謊，我天天想你——不是時時刻刻都想你，但是只夢見你一次，唉，這一次真使我心焦了，因為我夢見你病了。真的你這幾天有什麼不舒服麼？好極了！夢裏的事本來靠不住的。不過那時候我真擔憂呢。我想立刻回上海來又不可能，我整天都在詛咒着南京。你呢，你夢見我沒有——你自然會做夢的，但是夢見我在做

些什麼呢？』她天真的說，並且玩着我的領帶。

我完全想不到這女人會如此的大膽。她簡直等於藜和我的關係。我似乎因意外的歡喜而受了一點嚇，呆着，半晌說不出話。我看着她，她真是美極了，單從那閃着嬌媚光芒的眼睛中，就有偉大的使人迷醉的魔力。我的心便爲她的美而動搖起來。我在不知覺間已完全把她抱住了。於是我動心地和她接了一個長久的吻。

『不要拿開！不要拿開！』她軟軟地把臉輪到我的手臂上，在嘴裏含糊的說。

我笑着看住她，她沉醉似的把眼皮閉上。

『用力點抱我！』她低聲的說。

我的一切都失掉了，所存在的，只是一種屬於愛她的心動，和一種不分明的感到幸福的知覺。我幾乎疑心這事實只是一個夢。我和她如此的接吻和擁抱也只是夢裏的事實。因爲在以前，對於她，縱然我已經覺得熱烈的須要，但並不曾一次想到和她發生如此瘋狂的舉動。我不

禁地詔異着。

『我愛你，』她張開眼睛說，『你把我拿去吧……』

的確，這時候應該更沉重地吻她，更用力的擁抱她，似乎這樣才可以稍微表示我的熱烈的愛，但是我反沉默了，我好像壞疑似的瞧住她，因為我忽然想到了我的藜。

『怎麼，你想些什麼？』

『不想什麼？』

『你心裏害怕麼？』

『你覺得這樣？』

『你的——藜呢？』

『她回家去了。』

『回家去？到四川去？』

『對了。』

她忽然現出驚喜的臉色，眼光疑惑地看了我許久，然後說：

『真的麼？什麼時候回去？』

『差不多一個星期了。』

她恍然哦了一聲，便沉思着。

『那末你不難過麼？』她正經的問。

我有點爲難了。我很知道這個愛我的女人，對於我的佔有心並不小，我常常都覺得她對於黎有一種同性的妒嫉。我只好這樣回答：

『自然免不了難過。』

她變得吃驚的神氣，看着我半晌不作聲。

『你不願意？』

『我那裏敢。』

『假使你不到南京去……』

『這有什麼關係？』

『你在這裏我就不難過了。』

她驚異的笑着，抱住我的頸項說：

『是真的』

我點了頭。

『那末你現在——』

『幸福極了。』

其實我說了這話之後的心中，却對於我自己生了反感，我覺得把愛我的藜丟到如此冷淡的境地去，實在是不應該的。如果我重視了自己，我實在應該說出我的供狀，至少要對她說我和藜的相愛，然而我是何等的懦弱，終不敢坦然的宣示那心中的秘密，並且又完全相反的撤了謊。

她自然不覺得我所說的是謊話，她愛我，太相信我了。這時她又撒嬌似的把臉挨着我，懊悔的說：

『早知道，我無論如何都不到南京去的。這幾天你真太苦了！』

『只要以後是甜的。』

『不；永遠是甜的。』

『只要這時是甜的也就滿足了。』

她詫異的看了我一眼，說：

『你沒有更大的希望麼？』

『我所應得的已經超過了。』

她想了一想便反對說：

『不超過，至少是現在，一點也不。你所應得的還沒有給你。』

『但是我已經很感到幸福了。』

『現在只是幸福的開始。』

她又對我說，說許多在南京的一切瑣事，並且對於離開我的一星期日子深深地生了歎息，最後她說她的丈夫還得到南京，她可以不去，至少有一個星期她可以和我終日住在一塊，接着她落了眼淚，因為她恨起我們相見得太晚了。

於是她非常感到幸福的輪到我懷裏，眼睛半開着，成了一種醉眠的狀態。



我抱着她，心中却辛酸地想着愛我的黎。

十日

在生命史的一書上，今天真是可歌頌的一頁。

我還沒有睡醒，她就上來了，居然像小孩子似的搖着我的身體。我張開眼，看見是她，這歡喜，使我感到非常滿足的望她笑着。她斜下身體來，在額上吻了我一下，便快樂的說：

『他已經到南京去了！』

這消息真是一個可愛的消息。我問：

『什麼時候了？』

『九點鐘了。』

『我好像才剛剛閉了眼。』

她驚詫的看了我，問：

『昨夜沒有睡？』

我笑着望她。

『爲什麼？』

『太興奮了。』

她嬌媚的笑了，便把手放到我的嘴唇上。

『起來吧，』她說，『我們到法國公園去。』

『好的。』我欣然的答應。

於是她跑下樓去，

○

○

法國公園的早晨真清靜極了。滿眼都是靜悄悄的情調。除了許多細碎的鳥聲在廣闊的園中響着，似乎一切都安睡了。樹林上輕輕的披了嚴重的寒意，葉子都現着衰頹的模樣。草坪上的短草也帶點黃色了，一羣喜鵲，麇集在那裏閑懶地散步。在法蘭西種的兩叢楊樹中間，有十幾個安南兵在操習着步法。陽光雖然很光明的照顧着全園的景色，但早上的空氣仍使人覺得這公園實在太寂寞而且太冷靜了。

『你看，一個人也沒有。』她望了四周一下說。

『沒有人更好。』

她笑着，好像想着什麼得意的事。

『你們常來麼？』我無意的問。

『你們？』她接着重覆說，完全是生氣的聲音。

我便默着了。

『你不該這樣說，』她正經的望着我，『如果你愛我的話。』

『不要生氣，我是無心的。』

『你應該說「我們」！』

於是，我們走到了另一個草坪上，便在這坪中揀了一張長椅，兩個人並排的坐着，挨得非常緊。

她的腿齊整的合着，輕輕搖動，那黑色皮鞋射出反光，草地上便晃着一雙脚的小影。她的脚尖已被露水潤濕了。

她好像感着——細細嚼着這安閑而且歡樂的情調，許久都不作一聲，只把臉軟軟的貼在我肩上，眼睛半眯着，現着微微嫵媚的笑意。

但是我的心却空空的蕩漾起來。這冷靜的公園把我複雜的情緒弄平息了。我便分明地回憶到夏天某一晚上的這公園的夜色。那時我和我的黎，正如同我現在和她一樣，只單單爲了幸福的消遣而慢慢地走了進來。月光皎白的籠罩着樹蔭，草坪，花壇，以及人影，薔薇花正吐着最強烈的香氣。我抱着黎的腰間向人衆中散步，我的心便等於明月般在天空中燦爛着。這一夜在我的一生中算是充滿了人生最有意義的一瞬——不是永久值得讚美的一個紀念。我常常爲了這一夜而覺得我的存在。然而現在呢？給我這意義的黎已和我遠遠的隔絕了，這時伴着我的，是另一個爲我所愛的女人。想到這裏，我覺得心傷了。我並且爲我不得已的欺騙而漸漸地煩惱起來。

她似乎發覺了我的感想，偏過臉來驚愕地望着我，望了一會才說：『你有點不快活麼？』

我又撒謊了：

『也許是太幸福的緣故。』

『爲什麼？』

我想了想，便說：

『你沒有想到我們的將來麼？』

她忽然變了臉色，變成憂愁的樣子，並且低低的歎氣了。

我對於和她的將來並不會設想過，但這時却爲了無心說出這句話，覺得有點悽慘的黯然了。

『我只愛你！』她顫聲的說，眼角便閃着淚光。

我的心便非常難過。在這個時候，我實在不得把我所愛的人找一個安全的辦法，因爲我知道我的這種戀愛是不能得到了解的。第一我所愛的人便不能給我原諒。我又不願使愛我的人陷到極可怕的痛苦境地，於是我只好欺騙了，同時就等於受着無可訴苦的苦刑。

『我不愛他，』她揩了眼睛便誠懇的說，『他一點不能使我愛他。我和他結婚完全是錯誤的，非常之錯誤的。我和他結婚不但說不到愛情，而且是完全爲金錢的緣故。與其說我和他結婚，倒不如說金錢的能

力把我賣給他的。自然，一切錯誤都錯在我想讀書。假使我不想讀書，那末也不會承受他的幫助，我決不至於像奴隸似的賣給他了。其實讀書有什麼用處呢？這社會上的一切並沒有容納女人立腳的地位。女人讀了書還不是得靠着男人。如果我早知道這樣，我一定不和家庭破裂，讓父母把我嫁到什麼人去好了。現在我真無從懊悔了！唉，我和他結婚便是這一點原因。我能够愛他麼？如果他是可愛的，或者我會愛他，但是他的種種簡直都使我厭惡的。他實在沒有一件可取。他除了摧殘我的身體以外便等於一塊石頭。其實他還不如石頭，因為石頭也有石頭的用處，他的所有全是厭惡的。我想這世界上的男人大約只有他一人是特別的，他只知道專心為增加他的存款而編着講義去教課，其餘的全不負責。雖然他也會吻我，擁抱我，但是這都是冤枉的，因為他根本就不懂得生活。他嘴裏說「我愛，」其實他的心中並沒有異樣的感覺，如果有靈魂，這靈魂一定是木的。你看我怎樣才能够說我是愛他呢？我能够——不，一切女人能够愛一個比獸還凶，比豬還蠢，比什麼都無用的這

個男人麼？我不愛他，我並且連幻想也不會想過。我和他結婚是我的不幸，然而我怎樣才能够懊悔呢？我現在必須重新做一個人，因為我還沒有真正的做人過，我要做一個幸福的人——不，我願意我屬於你的。這是你的權利，你愛我，你把我拿去罷！

她軟弱的抱着我，完全感動的哭了。

我抖開手巾，揩着她的臉，一面抱着她。我說：

『不要難過。過去的一切讓它過去吧。過去的一切實在值得什麼的。你現在還這樣年青，你又這樣美，你應該想着現在——』

她忽然仰起臉，急促的問：

『現在怎樣呢？現在怎樣呢？』

『現在你是幸福的。』

她的眼睛含着淚水的笑了。

『真的？你不瞎說麼？你一定不兜我玩，是麼？』

我點着頭，又吻了她。

她歎了一口氣。

『但是過去的，』她顯着憂心的問，『你不會爲那些醜陋的痕跡感到缺陷麼？』

『我不是已對你說過，我所得的已經超過我所應得的了麼？』

『我總覺得我有點——』

『相信我，我實在感到過分的幸福了！』

她低着頭默想了許久，然後又重新落下幾顆大的眼淚，無力的，帶點悲切的音浪說：

『我愛你，我從此不願意和他……』

她又歎了一口氣，接着說：

『我願意……你不願意麼？』

我懂得她的意思，我看着她，我完全心動了。我說：

『我不能失掉你！』

她忽然發癡似的吃吃的笑，把整個的臉藏到我胸前，並且把頭亂



擺着，那頭髮便飛雲一般的散在我的眼前。

於是一切都茫然了，我只知道我的心在跳躍而且發熱。

十日夜

她和一星期前的她相比，真是另外一個人了。

當她跳一般的跑上樓梯來，那急忙的脚步，便充分地證明了她的快樂。她推進房門便毫不顧惜的丟下手裏的許多物件，饑饉似的抱着我，把臉放在我頸項邊不住的摩擦，許久都不停止而且都不說一句話。

『癢呀！』我忍不住的說，『你簡直是小孩子。』

『小孩子不好麼？』說了她更肆意了。

於是我用力的把她抱到手臂上，在她的嘴角上吻着。

『我真快活，我說不出。』

『但是我知道。』

『知道什麼？』

『你的心太美了。』

她想了想故意說：

『怎見得？』

『你的眼睛告訴我。』

『你真會瞎說。』她說了便跑開去，把地上的許多大大小小的紙包拾了起來。

她拿了一個紙包給我看，一面問：

『你猜，裏面是什麼？』

『是手巾。』

『再猜。』

『是襪子。』

『不再猜——只準猜這一次了。』

『總之是這一類的。』

『你要說出一個名目來。』

『絲織品。』

「這不行。絲織品很多，凡是絲織的東西都是的。」

「你說，是你用的還是我用的？」

「你用的。」

「那一定是領帶。」

她吃的笑出聲了，一面打開紙，果然是一條「文藝的」領帶，那上面織着莎士比亞一篇戲劇的名字和幾個人物。

於是她立刻把我頸上的黑領帶換下來，又換上一條新的硬領。她說：

「你真不愛好。這條領子好像曾用了一年都還沒有洗。這黑領帶大約從你穿西裝起使用到現在。對不對？」

「瞎說。」

「你瞧多髒！恐怕洗衣店都不想洗。」

「我前天才換的。」

「那末你一定洗臉不洗到頸項。」

我想着笑了。

她便拿了另一個紙包，又要我猜。總之她所買的這些物件，十之八都是送給我的，她自己只買了一把極精緻的小刀子，她說這刀子放在她身邊，預備爲給我削梨子用的。最後她才遮遮隱隱的拿出了她的一張相片。

她的相片比她似乎年青些，真是美極了，那眼光和全身的姿態，不能一眼便使人看飽的。我看了她，又看了她的相片，我非常感到幸福的思想，我居然得到這世界上最美女人的愛情了。這實在值得幸福的！我便笑着問她說：

『雖然這相片還不及你，但是我願意把我的所有都獻給這相片……』

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說：

『那末我可以隱去了。』

『不，』我接着說，『我不能讓你隱去，我也愛你。』

「哦！」她嬌聲的說，「那不行！你只能要一個。到底要相片還是要我？」

「都要！」

「男人都是貪多的。」

「這種慾望不好麼？」

「但是只準你一次。」

「不。」我前進一步說，「只準和你。」

她奮力的把我抱住，把她的相片放在兩個胸脯之間，緊緊的相壓着。

我完全又感到幸福了——不，說我又感到幸福，不如說我又重新吻着她的愛的情趣，而整個心靈便在這情趣中沉迷了。

她好像永遠不想分開的樣子。她的眼睛不知在什麼時候就閉上了，却是含笑的，這笑意便代表了她的的一切歡喜，一切心醉，一切在熱烈戀愛中的意義。

我忽然想到，便說：

『輕些，把相片會壓壞的。』

她只是閉着眼睛輕輕的搖了頭。

我這時覺得我的胸中跳躍着一種東西，同時又感覺到她全身血脈的奔流，好像我和她都慢慢的失去了本身的彈力，變成爲一種柔軟的，輕飄的，如同天上的雲。

最後我聽見半空中遙遙的響着這兩個字：

『我愛……』

於是一切都是美麗的幻象。

十一日

她要我規規矩矩的坐在椅子上，我問她做什麼，她只笑，我便坐下了。原來她爲我梳頭髮。

『不必梳。』我說，『我的頭髮永遠梳不好的。』

『那不一定。』她一面就動手了。

雖然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無關緊要，但她從事這工作的心情是柔美的，於是我感着幸福的讓她梳。

她說，『你的頭髮才細呢，比我的還細。』

『不過男人的應當粗些。』

『什麼緣故？』

『男人的一切都不及女人的細緻。』

她吃的笑了，忍不住笑的說：

『那末你一部分是女性的。』

『真的麼？』

『至少你的頭髮是的。』

『你喜歡？』

她笑着不說。

我偏過臉來望了她一眼說：

『女人喜歡男人帶點女性，對不對？』

『我不知道。』她笑着。

『男人不帶點女性，女人一定會覺得他的粗暴。』

『那末男人也喜歡女人帶點男性了。』

『我到沒有想到。』

這時她走開，走到鏡臺邊，又回來，於是有一種冰涼的東西滴到我的頭上。

『什麼東西？』我詫異了。

『沒有什麼。』她回答，一面把那樣冰涼的東西又滴到我頭上了。

我嗅到了一股香氣，我知道那一定是頭髮油之類。

『少倒些，』我向她說，『我從沒有擦過……』

『從沒有擦過更應當試一試。』

『你倒得太多了。』

『一點也不多。』

『你瞧，滿房子都香透了。』



「那不好麼？」

「於是她重新梳了幾下頭髮便拿來一面鏡子給我看。在鏡子中，我驚訝地看見了一個比我年青的人，頭髮放光。

「呀，我變成什麼樣子了！」

她小孩子似的蹲在我面前，一面笑，一面拍着手說：

「你只看得二十歲。」

「你嘲諷我麼？」

「你不喜歡你變成年青嗎？」

「不過頭髮太光了總不合式。」

「那怕什麼。」

「覺得不習慣。」

她忽然裝做生氣的樣子，站了起來。

「該不替你梳。」她生氣似的說。

我把手放到她的肩上，低低的向她道了謝，並且說：

『我願意我明天也替你剪頭髮。』

她笑了。

於是我看着窗上的陽光，我覺得我的生活和陽光一樣的燦爛。

十一日（續記）

吃過了午飯，那隔屋的一隻淡黃色的貓，忽然跑到了我們的房裏，她便喜歡的跳了起來，把那隻貓抱到了懷裏。

『你喜歡貓？』

她笑着看我，並且告訴我她的小名就是貓兒。

『爲什麼叫這個名字？怪不好。』

『不知道。』她回答，『大約我母親喜歡貓的緣故。』

我本來最討厭貓的，但這時，看見她對於貓的喜愛，和那隻淡黃色的毛羽豐滿的貓馴良地躺在她懷抱裏，却覺得貓實在並不可惡。我於是在牠的身上拍了一下，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着而且感到貓身體特別的熱。

『你也喜歡是不是？』

我點了頭。

『那我們以後養一隻頂美的。』

我又點了頭。

於是她放下貓，站起來吻了我，我的臉上便留着濕的嘴印。我說：

『貓兒的接吻究竟和人不同……』

她吃吃的笑了。

的確，這一餐午飯真是必得紀念的二個時辰。

飯後我提議說：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玩玩吧。』

『到那裏去呢？』

『你喜歡那裏？』

『上海我都不喜歡。』

『你想到別處去？』

她現出非常驚訝的神情看着我，忽然又笑着說：

『你不想？』

我想了一想便回答：

『想。』

『那我們就去！』她顯得非常快樂樣子。

『你想到什麼地方？』

『到西湖去，不好麼？』

我表示了同意。於是她發狂似的跳起來，一個人在房子裏跳了一個大圈，那又密又細的短髮便散亂地披了她的滿頭滿臉。她快活了一陣便抱住我，歪着臉做出非常大膽的模樣，閉了一隻眼睛說：

『我是你的！』

我的意志便動搖了。

她繼續說：

『我願意和你——不，我不能離開你，我要永遠和你在一塊。我們

搬到西湖去住——』說到這裏，她好像擔憂什麼似的望着我。

我安慰她說：

『一切都是好的，沒有東西能破壞我們的愛情。』

她伸開手臂，一下就抱住我的頸項。

『真的，我相信，這世界上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我拉開她臉上的頭髮，忽然看見了像一對黑影在眼空中，像兩點星光在春夜裏，像兩塊寶石在湖水中間，像——其實是什麼都不能形容出她的一對眼睛，那樣亮晶晶的，充滿着一切美的神秘的眼睛。我不禁詫異起來，因為我不曾料及人類的眼睛會有這樣美的。我對着她，眼睛發呆了許久。

『怎麼，你？』

我突然把她的眼睛吻着。

『哦……』她叫了一聲。

於是我告訴他，我說：

『你的眼睛，就是在太陽中都是閃光的。』

她幸福的笑了一笑，回答說：

『從別人看來也許就不是這樣了。』

『不。』我反駁說，『看不出你眼睛的美，這個人一定是心瞎了。』  
於是我們計劃着到西湖去的事。

她先提議：

『我們什麼東西都不要，因為在我們新生活中，那些舊東西沒有用處。』

可是我告訴她，說我現在只有三十多元。

『我有錢，』她得意的說，『我父親死的時候，他給了我一千元，現在我存在中國銀行裏。』

『想不到你也有私款。』

她只笑着繼續說：

『把這一千元都取了出來，我們省儉點，至少在西湖可以過一年。

這時我忽然想到了我的黎，覺得我所做的事真不能求她的寬恕，如果她現在已知道了我欺騙她的一切，她應當把我切成肉片的。我難過了。

但是她還在說：

『我們在這一年中，還可以做一點別的事，至少我們總可以生活，只要生活着，我們都是幸福的。』

我想着黎今天應該到家了。

她又說：

『縱然我們窮，窮到要飯，但是我們在一塊，我們也都是幸福的。』

她又說了許多，可是我都沒有聽清楚，我完全想着我的黎去了；我想着黎的愛我，並且想着我的愛黎。

最後我才聽見她這樣問：

『愛，你說對不對？』

我看着她快活的臉，想不出應該答的話。

『你怎麼不說話呢？』

『對的。』我冒險的說。

『那末我們明天早上就動身。』

我得了解救似的趕緊回答：

『好的。』

她又發狂似的抱着我。

『你叫我一聲。』她嬌媚的說。

『我愛……』我吻了她一下。

然而在我的心中，却雜亂着許多思慮。我終於向她說：

『對於那個教授呢？』

『不管他。』她毅然的說。

『他一定要管你。』

『他沒有這種權利。他不愛我，我也不愛他。』



『假使呢——』

『請律師離婚就是的——實在他並不須要我，他須要的只是多擔任幾點鐘課；把他存款的數目增多。』

對於那教授，我也有和他同樣的感覺，我可笑地想着他實在是一個專心於資產的最慳吝的紳士。我不禁帶點嘲諷的說：

『也許，你離開他，他覺得每月減少了許多費用。』

『他就是這一種人。』

於是她忽然傷心的歎了一口氣。

『你說，』她要哭似的說，『我可憐不可憐呢，和這種人差不多住了三年了！』

我安慰的吻着她的頭髮。

她又歎息的說：

『我第一天和他同住起，就是過着黯澹的日子，我可以說不知道這世界上有什麼快樂——不，我連世界上的愛情都不相信呢。我常常

奇怪着，懷疑人家的幸福。我覺得人活在世界上只是爲苦惱的緣故，所以我認爲什麼人都不必活着。我一聽說什麼人和什麼人結婚，我就發笑，我覺得結婚是一種人間最狡猾的誘惑，差不多全人類都爲了這一個美麗的名兒而害了終身，如同一塊白布放到了染缸中便永遠不能清潔了一樣。』

於是閃光的的眼淚便從那濃密的睫毛中落了下來，她歎息着又接下說：

『女人真作孽呀！世界上的人只有對女人壞。譬如一個男人可以爲一點權利的緣故而用盡他全部的精神，但是他不肯用一秒鐘的時間去體貼女人的苦處。偏偏女人自己又不中用！女人在幾千年以來就着了男人的魔，成爲不能動彈，無法動彈地被男人制服了的。有許多女人還以爲男人對女人實在好，譬如把許多錢化到女人身上，其實這只是男人的一種嗜好，因爲同樣男人也可以把許多錢花到賭博或別的嗜好之上，總而言之，女人在各方面都是可憐的。』她感慨地激動着，措

了眼淚又說：

『所以我最看不起女人，也最討厭男人。』

於是她用力的抱着我，身體却顯得很軟弱的，忽然含笑的說：

『但是，現在，我變了，我不那樣想！』

她親暱的看着我。我給了她一個長久的吻。她便又興奮的說：

『我現在的世界不是從前的世界，爲什麼呢，我有了你！』

『我願意你過去的生活通通忘記。』

她快樂的間接着說：

『我從前並沒有生活過，因爲從前的生活不是生活；我的生活是

從現在才開始的，因爲我現在才有了幸福。』

她說了便現出幸福的樣子，沉醉似的把全身倒下來，低聲說：

『我在這世界上都不須要什麼了，因爲你在我面前！』

『但是你是我的一切須要！』

我吻着她，看見她的臉上閃着兩點最美的光，如同在豐滿的花朵

中看見了兩點晨露。

我覺得，我應該是幸福而且驕傲的。

十二日

我們走了。

我願意用我們的這歡樂去祝福一切人們！

十二日（續記）

我對她說：

『你看，許多人的眼光都悄悄的看着我們……』

她笑着回答：

『假使我是別人我也要這樣——』

真的，她的快樂的笑容，得意的樣子，坦然的動作，一種完全屬於熱烈戀愛的幸福表情，是非常容易地引起別人的注意。然而她一點也不顧忌。她並且說：

『給我一個 Kiss！』

「這麼多的人。」

「不要緊。」

「等一等吧，火車不久就要到了。」

「不。」

我只好對她說：

「你願意把我們的接吻給人家看見麼？」

她想了一想。

「在這些人中，」我接着說，「我們的接吻太受損失了。」

於是她歎了一口氣，緊緊的握着我的手，一面說：

「到了的時候……」

「那當然。」

她笑了。

當火車快到杭州時候，她忽然問我：

「我們不是坐火車，是不是？」

『是的，』我懂了她的意思，回答說，『我們是度蜜月。』

『從今天起。』

『前幾天不算麼？』

她笑了一笑說：

『永遠的。』

的確，我願望我們的生活是一個整整的蜜月。

### 十二日（再記）

我們住在西湖飯店。

當茶房引我們看房間的時候，我故意向她說：

『一個人住一間是不是？』

她輕輕的呶了一下嘴。

『兩個人住一間？』

她不答應。她走到一間很精緻而且只放着一隻床舖的房間裏，便

對茶房說，『就這一間吧。』於是我望她笑。她忙着吻了我之後，便低聲

說：

『你真壞！』

『爲什麼？』

『你自己何嘗不知道，可是你不說，反故意和我開玩笑。』

『不。』我說，『只是我的膽子小。』

她哼了一聲說：

『你還敢作假！未必你真的不敢！如果你真的不敢，我們就回去好

了。』

我笑着說：

『我問你，因爲你是我的主人。』

於是我們吻着，擁抱着，如同我們是經過了長久的離別似的。

十二日夜

這一夜是一個甜蜜的夜。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第二個夜能像這一夜的甜蜜。這甜蜜是我一生最大的光榮。在這一夜中我是完全生存着，

如同純潔的愛情生存於少女的心中一樣。我真感到我的美滿，至少在我的生活中找不出抱怨，歎息，或苦惱的缺陷。我歡樂得完全忘了我不應當如此歡樂的人。我的瘋狂如同我已經吞沒了這世界，並且好像整個的地球比我的一灑汗點小多了。如其說我是一個最幸福的人而做着證明這幸福的事，不如說我變成了一個魔王，我實在發了狂而且在這狂之中忘掉了一切的。我好像把全世界來作我縱情的代價，我同時把我自己也交給瘋魔了。

真的，如果我的頭腦不變成另一個頭腦，我應該不會忘記這愛情的瘋狂，我更不會忘記了這一個夜。

我能够怎樣說呢？一切話語只是極膚淺的外表。一切文字只是極呆笨的記號。我所感得的，我所享受的，我所贈與的，除了我的心——不，除了我變成魔王的那一刻的靈魂，便不能知道。

我所能說的只是說過無數次的『幸福』。

我甚至於不敢希望有第二次……。



十三日

我睡醒了，張開眼，看見了壓在我手臂上還閉着眼睛的她，我想着昨夜，恍惚我是到了別一個世界。我不敢相信昨夜裏的情形。我也不敢想。我害怕那幸福的事被我想得受傷了。並且好像我不配去想那些事一樣。我以為我是做了夢的。但一眼看到她，她的頭髮正散亂地披到額上，披到眼邊，披到我的手臂，這樣不規則的頭髮的姿式，便又分明地給了我並不是夢的證實。我於是大膽地想到我們完全為戀愛的火燄所燃燒的時候，她閉着眼睛帶喘的說：

『我要你在我身上把我忘記！』

『是的，』我在她耳邊說，『我並且把我自己也忘了！』

想着，我又看着她，一直到她微微的把眼睛張開了。

我們都有點不好意思。

十三日（續記）

西湖上的風景真美極了。陽光從黛色的山峯上反射出金色的閃

灩。湖水在羣山圍繞中蕩着波光。許多遊艇穿來穿去，輕輕的浮在水面上，遠看去，如同愛水的蜻蜓模樣。這遊艇中，多半坐着年青的男女，好像這些男女的臉上都盈溢着愛情的樂趣，各有笑容。

當我們的一隻遊艇也雜到其餘的遊艇之間，浴於水光和山色，慢慢的蕩着，似乎那木槳划水的聲音，也使人升起這西湖的確是合宜於男女度蜜月的場所，便向她說：

『你想到這裏來真好極了。』

『也許別地方還要好。』

『廬山麼？』

『我不知道。』

『這西湖很够我滿意了。』我又接下說，『其實無論什麼地方都是滿意的。』

『但是我不喜歡上海，至少那教授在上海，我是不喜歡的。』

這時候那個划船的老頭子便笑容可掬地指點給我們說：

月。還有柳浪聞鶯，可惜這時候聽不見鶯聲了。』

我只注意她低聲的告訴我：

『如果我們窮了，我們就在這西湖上替人家划船也是幸福的。』

『不過我不願意你替人家划船。』

『爲什麼？』

『我願意你只替我划……』

她笑着把頭偏下來，移到我肩膀上。

那老頭子又說：

『那邊紅房子，你看，就是那一塊紅，在蘇堤邊，也是西湖十景之一』

蘇堤春曉。』

我向他點了頭，說：

『先到三潭印月。』

於是船轉了方向。

不久我們看清了三個青苔色鐵鼎模樣的罈，三角式地分開着，半浸在湖水裏面。

老頭子便又開口說：

「在八月中秋夜裏，這三個罈的影子成爲一個，正對着月亮……」

船靠了岸，我們上去了。

我低聲說：

「我沒有想到，我們會真的度起蜜月……」

「其實早就應該……」

她想了一想忽然問我：

「你和黎到這裏來過沒有？」

「沒有。什麼地方都沒有去。」

「爲什麼？」

「沒有錢。」

『假使有錢呢？』

『那也許……』

她沉着聲音說：

『那我不願意。』於是低下頭去，想了一想又問：

『現在你對於她……？』

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問題！我真不希望她會想起這一點。我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害怕的，因為我不知道怎樣解釋。我只好又欺了我自己，回答說：

『現在——我只愛你！』

她驚喜的看着我，現出非常幸福地把我的手緊握了一下。

然而在我的心裏，我忽然明顯地預感着，一種可怕的不幸已潛伏在我們的歡樂中，而且不久就要發動的。

我完全惘然了。

於是這一天的遊湖，在我滿着笑容的臉上，我是壓制着憂愁的顯

露，而我的心却悄悄的在想：『我應該怎樣做才好呢？』

十九日

寫了今天日子，我才覺得，我是差不多一個星期沒有記日記了。本來是天天記的。這幾天沒有記的緣故，我想，只是我太過於幸福的緣故。真的，我的悄悄感着的憂愁又被我忘却了，我居然是一個善於忘却憂愁的人。

但對於把我的黎不在我的新歡樂中而佔有我心中的一部分，想起來，我便非常懊惱，而且很嚴格的鄙視我自己了。

今天我又想到黎，我又難過了。在我帶着懺悔分子的傷心中，我悄悄爲她寫了一封信，可是我又撒謊說我來西湖是因爲在上海覺得無聊的緣故。

似乎我最大的聰明就是說謊話，我自己是非常反感的。

然而在事實上，我實在不能坦白的說，這不消說，是因爲我自己所做的，事太過於不能讓我說真話的緣故。

我不希望我是如此下去。

二十日

西湖的種種名勝，在這幾天中，我們差不多都玩過了。我覺得最好的地方是九溪十八澗，因為在那裏可以出人意外的露出一個又一個的山窩。其次是北高峯的絕頂，站在那上面的人，不知覺的高出許多山峯，實在使人有點騰達欲飛的感覺，儼然離開了塵世。

因為附近的地方都玩過了，住在旅館裏實在不經濟，於是她提議我們自己租一間屋子。

我贊成了，便給了旅館茶房十元酒錢，由他代找了一間屋子。

這間屋子很不壞，地點在葛嶺山上，是三開間的洋式平屋，正對着西湖。我們可以在走廊上，望到白堤和蘇堤，以及湖裏小遊艇的遊行，也都看得見。並且每月的租金只十五元。這屋子，對於我們是非常合式的，我和她都滿意極了。

我們互相擁抱着，快樂着，說着應該添置的一些物件。

最後她囑咐我：

『不要忘記，要多買幾個枕頭呵！』

我想，我實在不能否認我是幸福的。

二十三日

前天和昨天，爲買東西和搬家，忙得我非常疲倦，所以今天睡到下午一點鐘才醒。

她已經起來了，一個人蹲在葡萄架底下，理着已經脫葉的葡萄藤。她看見我，便跑上來抱吻着，不住的問：

『你喜歡永遠住在這裏麼？你一點都不覺得不喜歡麼？』

『我願意生活在這裏，也死在這裏。』

『並且葬在這裏。』

『對了。』

我覺得我的心又動搖着，這動搖，便使我抱着她，至於手臂覺得乏力了。



她後來說：

『這樣死命的抱，假使把我的骨頭抱碎了呢？』

『那也是幸福的。』

『那末你抱我，我願意你這樣抱。』她又把身體倒了過來。

可是我不敢用力，我只輕輕的抱着她，看着從湖面飛來的風吹散她的頭髮，在我的手臂下飄着。

我覺得西湖是宜於我們的，而我們也正是西湖所須要的人物。

二十四日

昨夜我又癡狂了，這癡狂，應該使我忘記一切的，但我却忽然想到了藜。我並且想到藜也曾給我這樣的幸福。我的心開始痛了。

我又想，『我應該怎樣做才好呢？』

二十七日

我買了許多菜回來，進了屋子，忽然聽見一種隱隱的聲音。

我低聲喚她，可是她沒有回答。於是我急急的推開房門，我一眼便

看見她側身躺在床上，臉埋在枕頭裏。我吃驚了。

『愛，爲什麼？』我推了她一下。

她的哭聲忽然放大了。

『爲什麼？生我的氣麼？』我吻了她，我以爲我回來太晚了。

她只是哭。

我詫異起來。我想了許多，但是我想不出使她這樣傷心的緣故。我只好把她抱了起來。

但是她用力抵抗我，並且不讓我觸着她，這舉動使我莫名其妙的心酸起來，我的眼淚便滿了眼眶。

『愛，』我說，『爲什麼這樣呢？我們不是非常幸福的麼？剛才我出去的時候，我們還是快樂的。我還沒有擦去你留在我嘴上的吻。我不知道你爲什麼這樣傷心。其實我們不應該再看見一點眼淚的，至少我們的眼淚應該因我們太過於幸福才落下來的。我想沒有什麼事情會使你傷心，因爲在我們之中的全是幸福。我給了你生氣的緣故麼？說，是什

麼呢，值得這樣哭？」

我又把她抱了起來。

她完全像失掉彈力似的變成非常的軟弱，如同她經過了一場大病的样子。

我吻着她，一面說：

『告訴我，爲什麼使你傷心。如果是生我的氣，我願意賠償你，至少我必須把你弄成快活的。』

她搖了頭。

『不相信麼？如果眞的……愛，你打我幾下都行的，只要你傷心就好了。假使你知道你的眼淚是怎樣的沉重，一顆一顆落到我心上，使我的心沉痛，你就會懊悔你不該哭了。說，到底爲了什麼？』

她歎了一口氣？

我揩了她眼淚，又接下說：

『在幸福裏面，像這樣傷心，你看你該不該？』

她看了我一眼，眼淚便跟着落下來。

「我……」她又歎氣了。

「你——什麼呢，說給我好了。你把你的一切都給我了，難道你傷心的緣故還不對我說麼？你是不快活是不是？」

「我沒有什麼不快活。」她帶哭的說。

「我得罪了你？」

她不作聲。

「因為我去得太久了？其實我還是坐車回來的。」

「不，不。」

「那末爲什麼呢？」

她忽然注視着我，她的神色便慢慢的變了，變得很怕人很蒼白的，胸部也波動得非常厲害。

我便不安起來。我對於她的這完全出乎意外的變樣，覺得害怕了，茫然的望着她。

她閉上眼睛，眼淚便連續地落了下來。

她忽然掩着臉，極其傷心的說：

『我不騙你，我看了你寫給黎的信……』

她便大哭起來。

我完全默着了。我的心等於被有刺的東西襲擊着。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我的思想力幾乎全部失掉了。我只有心痛的感覺，我覺得我又重新做了一種罪惡，而且把這罪惡給了我所愛的人。我恨到我自己了。

『不錯，』最後我暗暗的想，『這就是我所害怕的事！』

二十八日

這一夜偏是一個好月夜！那皎潔到沒有一點塵迹的月光，照着這一個小小山上的庭園，顯得是如何值得和相愛的人抱着跳着唱着的時候。但是對於這月光所得的感想，只是使我更覺得我自己的生活將變成灰色的，並且這月光所贈與人們的一切美的意義已不屬於我這個人了。

我想，如果我不是爲了還愛黎的緣故，那末當着這樣的月光，我應該怎樣的迷醉呢？我應該怎樣沉入幸福最深的境域去，而抱着她，吻着她，甚至於……我不是又會癡狂麼？

然而這時候的情景又應該怎樣傷心呢？她一個人躺在房子裏，又低聲低聲的哭着，好像她並不知道是一個好月夜。

其實，如果她知道月光是如此的潔白，她的感傷應該更加厲害了。於是我憫然的走到她面前，我抱着她哭了。

『我曾經把歡樂給你，可是我終於使你痛苦了！』

她仰起臉，歎了一口氣，說：

『你沒有使我痛苦，因爲我本來是不幸的。』

『或者你會好些……』

『你怎麼這樣說呢？』她望着我說，『與其說……我寧肯承認我現在的痛苦也是我的幸福。』

我的心又像在分裂了。我說：

『你太愛我了。』

『然而這有什麼用呢？』

『其實，』我又解釋說，『我愛慕對於你並沒有損失，只要我愛你是真的，我想我的這種戀愛應該是對的，因為我完全由於我愛情的須要。』

『那末你以後還可以愛上別人了。』

『說不定的。』

『一個人能夠同時愛着許多人麼？』

『我以爲是能夠的。如果愛着一個人而不能滿足他愛情的須要，那末在有機會的時候便應該不止愛一個人。』

『但是我不能……我一想你和別人接吻，我的幸福便完全消滅了。我要你只愛我！』

她哭着……我看着她，我說不出我心中各種感情的爭鬥。

二十九日

她說她決定要回到上海去，這句話等於我的心從絕頂上落下來，成爲粉碎了。

但是我能够阻止她麼？

三十日

我們把一切物件都棄掉了。對於這些物件，甚至於留在牆角上的蜘蛛網，也使我痛心的覺得，一切都永別了。

我的心真是一部悲劇！

三十日夜

我又到了我和黎住過的那間房子了，我看見那桌上堆着黎寄來的信——十五封平信和九封快信，我對於我自己的行爲，真想不出諒解的方法。我對着信流出眼淚了。

十二月一日

「女人一直到這個時代還是可憐的，所以我不願你把我所感得的不幸也給了你的黎，我願意你不要使你的黎知道我們的事。至於我，



你把我忘記吧，雖然我的生死都是爲你的。最後我希望你馬上搬家，如果你是我愛我，你應該照我的意思去做：你不要打聽我的消息！現在我回憶着我們第一次的瘋狂，我如同又擁抱了你。』

看了她給我的這一封信，這整個的世界便在我的眼前模糊了，黑暗了，好像我自己也成爲那黑暗中的一小團。

在黑暗中我恍恍惚惚地看見了她飄飄的影子。

二日

我搬家了——不，與其說我搬家，倒不如說我離開了世界，真的，我是走到地獄去了。

其實，能讓我走到地獄最深的地方，我自己倒是願意的。

三日至九日

我的生活是僧侶的生活了，一半孤獨一半懺悔的！

十日

今天接到黎的快信，她說她即日動身回來上海，這消息應該給我

無限歡喜的，但是我反傷心起來，我甚至於害怕和她見面了。  
我覺得我必須有一種力量才行。

十五日

蒙來到上海了……。

當她飛上來抱着我的時候，我幾乎說出我的秘密，我的一顆心又經過了一種酷虐的刑罰。

她第一句話便問我：

「你怎麼不天天寫信呢？你天天做了什麼事情？」

我本來想告訴她，說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我只寫了一本日記，但是我終於把這情感壓制了，回答說：

「我整天想你還不够，那裏有工夫寫信。」

她重新給了我一個沉重的吻，於是說：

「怪不得你瘦了好多……你到西湖去有什麼事？」

「上海太無聊了！」

「現在還去麼？」

「現在不去了。」

她歎了一口氣便落下眼淚來，把臉挨着我的胸前，顫聲的說：

「愛，愛，你太可憐了。我不應該離開你的。從此我們永遠不離開！

——這世界上的無論什麼地方，我們都是在一塊的。」

「是的。」我吻着她的頭髮回答，「我們永遠不離開！」

#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中華書局發行

- |              |      |     |      |
|--------------|------|-----|------|
| 吳偉士心理學       | 謝循初  | 二冊  | 各七角  |
| 英國教育要覽       | 余家菊  | 一冊  | 七角   |
| 應用教育社會學      | 陳啟天  | 一冊  | 二角半  |
| 經濟學要旨        | 李璜   | 一冊  | 四角   |
| 法國文學史        | 李璜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宋詞研究         | 胡雲翼  | 一冊  | 九角   |
| 馬丹波娃利        | 李劫人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婦人書簡         | 李劫人  | 一冊  | 七角   |
| 盲音樂家         | 張開天  | 一冊  | 五角   |
| 達哈士孔的拂拂      | 李劫人  | 一冊  | 七角   |
| 同情           | 李劫人  | 一冊  | 三角半  |
| 莎翁傑作<br>集第一種 | 哈孟雷特 | 田漢  | 一冊五角 |
| 莎            | 樂美   | 田漢  | 一冊六角 |
| 琪環           | 康陶   | 張開天 | 一冊五角 |
| 南洋旅行漫記       | 梁紹文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咖啡店之一夜       | 田漢   | 一冊  | 六角   |
| 日本現代劇選       | 田漢   | 一冊  | 三角半  |
| 青春的夢         | 張開天  | 一冊  | 三角半  |
| 羅密歐與朱麗葉      | 田漢   | 一冊  | 六角   |
| 古動物學         | 周太玄  | 一冊  | 八角   |
| 人的研究         | 周太玄  | 一冊  | 八角   |
| 德國人之婚姻問題     | 王光祈  | 一冊  | 二角半  |
| 少年中國運動       | 王光祈  | 一冊  | 五角   |
| 正義進化與奮鬥      | 邵爽秋  | 一冊  | 五角   |
| 古生物學通論       | 楊鍾健  | 一冊  | 六角   |
| 生物學綱要        | 周太玄  | 一冊  | 七角   |

# 新 文 化 叢 書

本叢書由國內外學者擔任譯著，出版以來，已風行全國，凡政治、經濟、文學、哲學、社會問題各名著，無不廣為搜羅。為中學以上學生及各科專家必備之參考書。

思 維 術	近 代 西 洋 哲 學 史 大 綱	西 洋 古 代 哲 學 史 大 綱	唯 物 史 觀 解 說	人 的 生 活	赫 克 爾 一 元 哲 學	人 生 之 意 義 與 價 值	現 代 心 理 學 之 趨 勢	社 會 主 義 初 步	社 會 問 題 概 觀	社 會 問 題 總 覽	農 業 政 策	工 業 政 策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二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二 冊	三 冊	一 冊	一 冊
七 角	三 角 半	五 角 半	四 角	四 角	一 元 二 角	四 角	七 角	三 角	八 角	一 元 二 角	八 角	一 元
商 業 政 策	交 通 政 策	收 入 及 郵 貧 政 策	歐 洲 政 治 思 想 小 史	政 治 理 想	現 代 世 界 經 濟 大 勢	遺 產 之 廢 除	科 學 發 達 略 史	達 爾 文 物 種 原 始	女 性 新 論	統 計 學 論	遺 傳 學	中 國 文 化 小 史
二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四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八 角	五 角	八 角	五 角	三 角	六 角	八 角	八 角	一 元 八 角	四 角	六 角	三 角	六 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 呂碧城集

全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呂女士擅詠絮才，通外國文，夙嫻交際，尤嗜漫遊。是書係其生平著作之結晶品：卷一文、卷二詩、卷三詞、卷四海外新詞、卷五歐美漫遊錄。綜觀全集，不特有關教育、文學、哲學、慈善、掌故、時事等諸大端，卽其遊踪所及，描寫彼國山水風景，紀述國俗、宗教、政治，與夫行程瑣事，莫不瞭如指掌，足資考鏡；而女士之憂時感事，亦隨在流露於字裡行間，發人深省；文筆流麗，猶其餘事。卷首附有女士肖像九幀，其二幀係一九二九年在奧京維也納萬國保護動物大會演說時之孔雀服裝，尤新穎可喜。

中華書局發行

現代戲  
劇選刊

孤獨之魂

崔萬秋譯 一冊五角

書爲日本武者小路實篤  
原著，凡三幕。寫孤獨  
者的追求與夢想，極藝  
術之能事。武者小路作  
品，讀之令人輕鬆愉快  
，如啖諫果，津津有回  
味；本書能充分表見其  
此種技巧，洵爲佳作。

現代戲劇選刊

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

◀ 一冊七角 ▶ 崔萬秋譯

本集包括武者小路實篤戲曲三篇：「父與女」「野島先生之夢」「畫室主人」。作者在中國誰都對他有相當的認識，用不着再來介紹。不過這三篇都是以現代作背景的東西，比較更值得我們對他留意。譯筆淺顯明白，尤合於中國舞臺的表演。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十九年一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一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濟南香港新加坡

◎ 新文藝  
書一 幕悲劇的寫實(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胡也

頻

主編者

徐志

摩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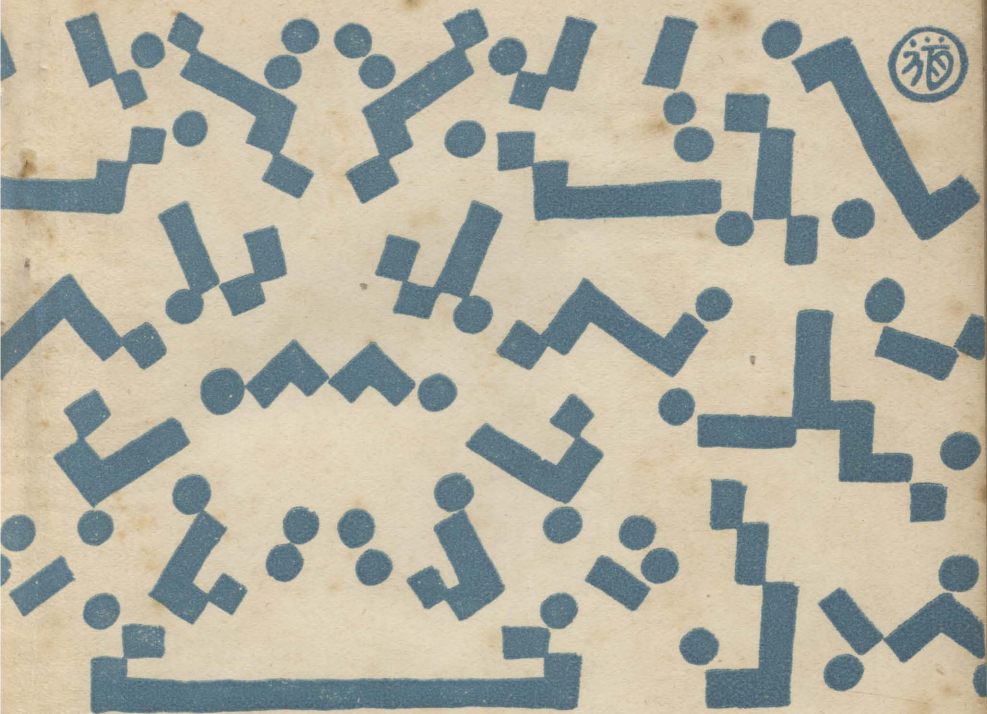
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五六三五)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199B

16

163

註冊商標



100